

標
楚
集



欽定四庫全書

樸菴集卷五

廷對策

紹定壬辰御試對策

臣對臣聞求道有本原行道有功用自本原而達之功
用則天下之治可以不勞而舉矣蓋道無近功惟志趣
之高遠者為足以極其功道非小用惟力量之凝定者
為足以大其用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脉絡世教網維人



宋

徐元杰

撰

極於不泯不絕之地者皆非偶然之故也太極之理流行散見於萬類之殊常人得之由之而不知者也故必有待於超出手億兆人之上者為之君師焉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覺天下之心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同此心也亦同此道也同此學也亦同此功用也然則有帝王之心者斯能有志於帝王之道有帝王之學者亦豈不能進於帝王之用哉恭惟皇帝陛下英姿天挺聖學日新自臨御以來孜孜汲汲既

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則知推此心之用以用天下其間大震怒大拂亂所以櫻宵旰之懷闕玉食之抱者殆非可以一二計也陛下端居凝邃加意講求所以歷萬變之紛紜鎮羣疑之洶湧陰以為天下國家之計者蓋陛下求道得力處也夫求道既有所得則夫堅始者之念以就來者之圖勉今日誠以為後日之慮不以僅僅定為無恐不以苟安為自足凡堯舜三代之所以根柢乎盛治者是政陛下行道用力處也因其力之有所

得充其力之有所用天地之眷厚矣所以答天地之眷者當何如祖宗之托重矣所以奉祖宗之托者當奚若不緒之承今九年矣所以充拓事業者當何修而至陛下誠能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自身而家所以正人倫而係風化者不可不謹其表倡之幾自家而國所以別賢否而定名義者不可不致其微漸之慮自國而天下所以謹修攘而全愛敬者不可不極其勉勵之誠其效徵於堯舜三代之所已行其監具於秦漢

以下之所並見其事信於經訓史冊之所可考陛下誠於本原之地而極其神不徒以曰誦曰講者為常準則學之為王者事宜在陛下方寸間耳臣又何敢容其喙請以所聞於師者拜手稽首以復陛下之問惟陛下少垂聽焉臣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學之為王者事由堯舜三代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而或以為古今有殊時帝王有異治道有升降各因其時以為治而無一定之論吁有是哉臣有以見陛下有志於帝王道

統之傳而為昧者發道與時異之嘆也臣聞道與心一帝王之心與萬世一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三聖授受相傳一道載之於書人心道心之分惟危惟微之辨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惟其形氣之並生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惟其性命之各正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故人心每患於難制而道心每患於難明難制故危而安之者常寡難明故微而知之者幾希惟精則決擇詳審而致知之功深惟一則主宰堅定而力行之用久是

以一中之執萬世惟允成湯傳之為昭德建中文武傳之為順則立極帝王之治所以蒸為雍熙薰為太和而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皆此道之功用也夫以功用之散於天下者若是其明著而根本之斂於一心者猶不敢廢夫講貫之忱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號為汲汲於學者為何事耶豈非以危微數語肇啟其端故心法之傳異世同軌成湯之禮制文武之克宅莫不皆致力於本原之地雖其時之相去若有不同而道之相

傳未嘗不一自世之昧者觀之泥於迹而不求於心索於治而不求於道舜文一也或疑其勞逸之殊而不揆其符節之合商周一也或疑其文質之異而不通夫損益之因善乎董仲舒之言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蓋其所以異者世之治亂而已所謂道則未嘗不同焉故韓愈亦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即仲舒之所謂繼求韓愈之所謂傳則六七君子之心越宇宙而同神歷千

載而一曰又孰謂其世有升降而因時為治果無一定之論乎然則能知帝王之無異心則知帝王之無異道知帝王之無異道則知帝王之無異效矣臣伏讀聖策曰夫統理民物為天下君膺天地之眷顧蒙祖宗之付託若是其重而本原之地無所據依以善斯世不可也是以堯舜之帝禹湯文武之王莫不從事於學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未嘗外道以出治舍經以求治也臣有以見陛下以天地祖宗之寄為不可忽以堯舜三王之

道為必可行而欲講學以求道即道以求治而又知所用力之地也臣聞帝王之心與天地一祖宗之心與帝王一帝王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祖宗法帝王以會通其用者也故求帝王之治者當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道者當求帝王之心心法明則道法著矣道法立則治法舉矣世去古遠正學不傳生民不見帝王之澤至治之主蓋不世出而天地之生聖人乃間見於千載之後藝祖皇帝肇造區夏撥亂立極讀書而歎後世刑綱之

密蓋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仁宗皇帝紹休聖緒繼體守成講易而得六情六氣之說蓋以契夫天地動靜之心矣夫以祖宗講明學問稽式帝王既無一而不契於天地之心則夫兩間之所眷祐於國家而遺陛下以無疆之休者要非人力之所倖致也陛下講學所以朝夕不倦寒暑不輟而必欲與帝王之心同一運量者蓋欲以慰祖宗之託而答天地之眷焉爾故觀乎天地則見帝王矣觀乎帝王則見祖宗矣何則天地付陛下

以此位者也帝王同陛下以此道者也祖宗傳陛下以此心者也心得其正則此道為有宗道得其正則此位為無忝位正而道益可行道正而心益可制動息造次常以天下為憂安舒暇豫畧不以有位為樂夫如是也真知夫天地之所付者至大而不敢以自小矣真知夫帝王之所同者至公而不敢以自私矣真知夫祖宗之所傳者至重而不敢以自輕矣自是而克之以學力所到日益月新心術所存天寬地大舉一世之人濟濟於

雍熙太和之域渾渾乎如四時之春而不見有炎風朔雪之慘者皆此心之推也惟陛下益反諸心而用力焉則功用豈有難致者哉臣伏讀聖策曰朕以眇陋嗣承丕緒於今九年昧旦而朝咨輒輔弼延納英雋日御經筵曰誦曰講咸有常準臣有以見陛下統臨於上愈尊而愈謙問學之勤愈久而愈不替也臣聞帝王之學厥有本原惟謹養乎心術之微不徒為誦說之務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為外飾之末宮庭深邃燕佚易失聲

色滿前志念易汨四海九州之大非空言所能維持一日萬幾之繁非小智所能經理然所以維持而經理之者其本會於聖心運量之中其用形於聖學貫通之後則是心不可以不盡學力不可以不充也久矣故有一念之縱肆則不足以充此學有一息之間斷則不足以充學外庭固學矣內庭其可息乎經筵固學矣退處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與學矣便嬖使令其可與褻乎陛下有志於帝王之事固出於聖心之實然抑帝王所以

兢兢業業儆戒無虞孳孳汲汲悠久不息者得非陛下之所當深勉而不徒為言語誦說之末而已者乎陛下即位固九年矣然外而疆土之未清內而姦宄之未靖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周之克商九年大勳未集而勉其憂勤乎陛下每朝固咨輔弼延英雋矣然內而邪正之未明外而貪廉之未判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庶績咸熙而為幾康之戒乎不然以可致之資而不能致以可為之時而不能為以可豫備之歲月

而自惰於不備不虞之域若是而曰講誦有常臣甚不知陛下講誦之謂矣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為心則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凡六經所載得之於經筵之所誦講者誠非徒以講誦為也口以誦之必反心而載維學以講之必聞義而力徙故於至善之所當止則必如好色使之眼明心悅可也於不善之所當改則必如惡惡臭使之影滅亦絕可也學有如是則本原正矣本原既正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政之不

立無一事之不舉功用之著其可以限量既耶臣伏讀聖策曰六經之道所以該貫天人維持世變者至纖至悉不可勝窮而治鑑一書又所以著歷代之媿惡以勸戒於後者莫先於修身而齊家進君子而退小人嚴名分而遏亂萌修政事而靖邊疆卹民隱而懼天變臣有以見陛下會經訓之精粗明史冊之勸戒而欲用力於君德治道之大者也夫經所以載道也史所以緯經也人主之學所以講經與史者蓋欲為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用者也臣嘗以是觀之六經皆所以言天人而至於該貫其道則莫詳於易與春秋之為書六經所以維持世變而所謂至纖至悉則莫大於易與春秋之為用易者六藝之原也卦有陰陽固所以明天道也而吉凶悔吝未始不以人言之則易之所以維持世變者宜乎極其所謂變通鼓舞之道而不可以致詰也春秋者史記之納也義有褒貶固所以明人道也而災異所書未嘗不以天言之則春秋之所以維持世變者宜乎定

天下之邪正而亂臣賊子皆凜乎其知懼也即易與春秋之旨而概之六經之道則維持世變至纖至悉而不可勝窮自修身齊家至於恤民隱而懼天變者可以類推矣雖然此經之所以載道者然也至於史之所以緯夫經者則自周之衰以訖五代之季其間安危理亂之分成敗興亡之故上下數千年間皆若燭照龜卜而不可掩然以善論世變者觀之漢大綱僅正而萬目則未甚舉唐萬目舉而大綱又不能正則其所以正人倫而

係風俗別賢否而定名義謹修攘而全愛敬大槩不可
以帝王之功用並言者要亦有由矣是烏可不為本原
之論哉空谷而足音晦冥而日月絕無僅有之中而求
其粗合於古帝王之道惟文帝一人而已昔孝宗皇帝
與大臣論古今治亂因曰自漢唐以來人君惟漢文帝
粗能知道自文帝之外人君非惟不知道亦不知學大
哉王言深於考論夫後世人主之為學者乎試即文帝
之粗知道者觀之雖其禮文之事猶或多缺然刺取六

經蓋亦髣髴於王者之意故當時之治藹然猶有王者
氣象非粗知道者其孰能之自其躬玄嘿麗道準仁而
修身之道粗明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而齊家之道粗立
張武受賂益媿其心吳王不朝賜以几杖而治國之道
又粗審以至棄細過而絕戎隙成軍禮張國勢務休息
而專德化警灾異而求直言凡可以為平天下之道者
亦粗於此而加之意然則文帝之所以為漢德之盛者
豈非粗知道之效歟夫惟文帝粗知六經之道既足以

致後世之治後世考論文帝之史則當勸其所以為文
帝者而戒其所以不如文帝者當勸夫文帝之可以到
帝王者而戒夫文帝之終於未到帝王者則治道功用
又豈容外吾心而求之乎臣願陛下反求此心加意力
行以可到帝王者自勉以未到帝王者自勵此則在於
用力不用力耳烏患其有難行者哉臣伏讀聖策曰朕
深惟經訓史策目陳於前文字繁多途轍迂濶求其所
以寘力者乃即燕間竊有慕古人緝熙光明之義日就

月將躬履神會蓋以基治道之本一人心之歸使普天
率土若士與民悉共由於理義而無本末舛逆之患上
下異嚮之風顧不躉歟臣有以見陛下加意於緝熙之
誠用力於本原之地而欲推而達之於治道功用之大
也夫經之與史雖文字之繁而關於君德治道者則未
嘗無綱領之要夫緝熙光明日就月將此詩人之所述
而成王用力為學之實也至於曰躬履曰神會此則陛
下心術純明義理融貫能以詩人之所述者究心而又

以成王之所學者用力也蓋躬之所履皆力行之事神之所會皆致知之功行無不立則緝熙矣知無不致則光明矣以陛下之躬履神會求成王之緝熙光明而又形諸心盡發諸聖製布堯言於天下斷斷然以為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知夫學之有益於人國矣舉天下之大家傳人誦皆灼灼然知陛下緝熙光明之懿殆與成王不可以異觀矣抑成王之所以謹養其心以為講學之本也陛下亦嘗實用其力乎臣考

諸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羣臣告成王以用力之大者也而諄勤懇切之意又必繼之以無曰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蓋欲其知天之監無往而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而敬之為敬無一動之或違無一息之可弛也成王於此灼知用力之要謙虛益損形之於言曰惟予小子不聰敬止必加以日就月將之誠懋之以緝熙光明之益積而至於萬億年天休之敬以是而論則知緝熙光明乃為學之要而敬之敬之又緝

熙光明之要也今陛下既即燕閒慨慕於古其事非不
偉也至於古所以謹處燕閒無微而不敬者茲又陛下
切身之事而治道之所由以基人心之所由以一義理
之所由以克廣者也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徹上徹下
之道陛下與成王所謂緝熙光明之實而二帝三王所
以傳授心法之準的也故必紬繹心思續續不已充廣
心地恢恢有餘而後可以言緝熙清明一有紛汨志慮
一有間斷氣象一有褊狹則不足謂之緝熙矣而可以

為敬乎必明善誠身動與理覺盡心知性靜與理融而
後可以言光明物欲少有障蔽血氣少有昏蒙智識少
有凝滯則不足謂之光明矣又可以為敬乎陛下之所
謂躬履蓋履此敬也陛下之所謂神會蓋會此敬也以
是而基治道使天下國家之治如堯舜三代之盛可也
否則規模弗立玩愒小康本末之不能無舛逆者皆治
世之累也以是而一人之心必使遠近風俗之化如堯舜
三代之美可也否則儀刑弗謹觀聽莫新上下不能不

異其向者皆風俗之弊也陛下能反求此心常守此敬
內主乎一而不病乎雜外無所適而不徇乎私本正而
末自隨上倡而下必應陰消其外逆之患潛格其異向
之風則其感動意思殆與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同一機
括也臣願陛下以真存心則躬履神會自不能掩其功
用之著由是而充之則以成王之學造帝王之道惟陛
下加之意而已聖策又曰若夫商政治之得失求民俗
之利病論士習之厚薄則有所未暇蓋以本原既正則
它可以序舉也臣竊謂陛下之言及此豈非天下之幸
而天地祖宗之望陛下者乎蓋政治之得失每係於君
道轉移之間民俗之利病實關於君政修廢之頃士習
之厚薄亦視夫君心之好尚者如何陛下不屑於三者
之計必諄諄於本原之正者豈非以用力於本原者既
善則三者之效特舉而措之耳故中庸論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而曰所以行之者一大學言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道亦以修身在正心者為之本陛下講明於此蓋亦

熟矣繼今而後極致知之善盡力行之誠因全體之明求大用之著必剛以制欲必通以力行必恭儉以約已必淵靜以養心如是則本原既正三者之序斷斷乎其可舉不然外有講學之文內無講學之實諉本原之論以蓋其事體之失假修飭之具以掩其修省之愆戒酒有箴而無益於制心緝熙有記而無益於進德若是而日政治之未暇問民俗之未暇問士習之未暇問是自置天下國家於聖度之外又安足以為本原之論哉昔

孝宗皇帝聖訓有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間天下定行一遭孝宗之所以經營於念慮者若是其詳且悉曾謂其以本原之是正而一切付天下之事於未暇問乎聖謨洋洋載在國史皆陛下之所當體而行之者也臣願陛下益反之心曲加其真實無偽之功廣推於外旁達其運量不窮之妙則本原在於聖心矣凡陛下策臣以經史之所當講者皆可以序而舉况於是三者之務哉聖策之所以幸教臣者亦已至矣而陛下謙冲溫粹猶

終之曰子大夫奉對於廷其以有得於經史者細繹而畢陳之朕將親覽臣仰見陛下咨訪不倦嘉與草茅之賤求本原之纖悉非徒為是諏採之文具也臣竊聞六經之書致治之成法也史之為史亞乎六經者也夫致治成法既皆具於經而史又亞乎經之道則凡天下國家之治非徒本原之是正而已至於纖悉節目所以揀習俗之失防人心之微者經之與史蓋相貫通而互發明也陛下既俾臣等紬繹而畢陳之臣不能罄竭膚淺之萬一以為陛下告不惟下負所學抑亦上負陛下之諄海矣然臣之所尤拳拳於陛下而不能自己於納忠者其說蓋有三焉一日固民心二日肅軍心三日正大夫之心蓋民者國之命脉兵者國之精神也士大夫者又國之醫師砭劑也為人上者當使命脉堅強精神運動常致謹夫醫師砭臍之用以為元氣調養之方則立國之勢自隱然有安靖和平之功用矣臣請竭其愚而終言之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怨豈在明不見是國

此言民不可以不固怨不可以不弭也今之所以固民者何如耶田閭困於科率市井困於征求商賈困於抽斂富家大室困於奄沒之刑疊是數困猶未已焉遠近怨咨不可聞也乖戾之氣上熏於天激而為江閩之盜滋而為輔近之奸漲而為都會之災溢而為邊陲之警延而為數千里之旱岌岌殆哉國家命脉一縷千鈞深可慮也昔光武中興鄧禹勸之以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先朝范鎮亦曰欲備契丹莫若寬天下之民此皆

所以為命脉計也陛下亟圖之則其證猶可起也否則非臣之所敢知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此言衛國以兵詰之者有其道則服之者有其機也今之為兵者何如耶自核實之不加而兵益以冗自訓練之不精而兵益以惰自豢養之不戒而兵益以脆自等級之不嚴而兵益以驕自刻剝縱弛之相蒙而兵又流於叛且潰矣夫國家竭民之力以養兵蓋資之以衛吾國也今乃不冗則惰不惰則脆不脆

則驕不驕則叛不叛則潰習於縱敵而不習於死敵利於為寇而不利於禦寇敢於犯上而不敢於衛上於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主帥閩南之紛亂方通而繼之以江右之陸梁西蜀之驚蕩方傳而因之以淮東之奔迸姑息養禍寔以成風蔓草難圖憂未歇也昔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而知其可用藝祖皇帝始明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鈇鑕是以上下有序無征不服此皆所以為精神計也陛下其

亟圖之則其患猶可弭也否則非臣之所敢言矣夫固國以民衛國以兵二者命脉之所關精神之所係一日不可忽焉者也然所以護養其民調伏其兵者惟有士大夫以為醫砭爾夫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命將遺師以衛中國者亦以重戍役車徒之責今之為士大夫者臣又不知其果何如邪陛下以培固邦本為心而監司守令則行之以朘削膏血之政陛下以運動國勢為心而曰將曰帥則乘之以消沮士卒之私陛下以興利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害信賞必罰為心而內外大小之臣則應之以虛誕苟
且偷安旦暮之計是無怪乎上之真德實意不能宣達
於其下下之吞聲隱氣不能通達於其上上下下隔絕於
勢分之交違則夫民怨而思亂兵怨而思叛亦其理之
所必至也昔漢宣帝欲安渤海之警得一襲遂單車至
府宣布教令慰安收養盜為之悉平而民不患其不安
者以得人而安之也唐馬燧之在河東馭馬廝役教以
騎射比及二年得精兵二萬而兵不患其不强者以得

人而制之也是以國朝開基之初藩侯不撫百則有斷
不容之之戒至於南征北伐戰勝攻取兵不過二十
萬者亦惟以曹彬潘美為將耳此其於國家砭劑之
用明效大驗彰彰然足以為後人嘉賴維持之地蓋
漢唐之美獨盛於一代者也今陛下所慕者帝王之道
所鑒者漢唐之言所取者祖宗貽謀之善則其所謂一軍民
之心者要莫先於正士大夫之心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
心者又不過先正陛下之心而已董仲舒有言曰人君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五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極而至
於四方遠近之一於正此又自本原而達之功用古今不
易之至論也惟陛下於此而實用力焉則天下幸甚臣無
任昧死謹對

欽定四庫全書

樛楚集卷六

宋 徐元杰 撰

狀

轉對狀

恭惟皇帝陛下貴為天子心與天通動一念慮之微有
善不善休咎之徵即緣而起常若與天靈密相周旋况
顯而視聽言動之敬肆其有不關於慘舒之徵者乎邇
者亢陽為沴陛下齋心屢禱有感必通臣每侍清光陛

下不以臣愚必垂閔雨之問臣之所奏嘗及於天之所助者順欲陛下驗之五事之間玉音曰俞曾無難色此宗社生靈之福也臣聞天理與人事同一脈絡五事與庶徵相為影響視聽言貌皆主於思而思必無邪則事皆敬敬與不敬休咎關焉然則人主欲回咎徵而為休徵勿求之於天求之於已而已矣昔禹湯之有天命皆原於罪已之一念鯀陞洪水禹乃嗣興叙九疇而先五行必次以五事之敬用殷邦旱暵湯閔弗雨懼不敬以傷民命惟急於六事之自責夫六事之叢其責意者五事之虧其敬與臣請先以五事明之禹之意若曰人主之耳目不可以偏寄也故敬心常運於視聽之間不使媒近得以為吾聰明之惑庶乎喜怒中節氣步以是而準寒燠其有不時者哉人主之辭色至易以窺伺也惟敬心常攝乎貌言之際不使紛亂得以為吾肅乂之撓庶乎形聲俱和燥濕以類而應雨暘其有不時者哉不然狂僭豫急之弗察反休徵而為咎徵一息間耳此

禹所以隨用而持敬與成湯克尊天心之主也天之不
雨何至此極六事之失亂世之常也湯平政而愛民不
適聲色不殖貨利而又不吝於改過亦何至民政之失
節讒夫之敢欺與夫苞苴女謁宮室之動其欲豈一有
是當責之事哉湯則不敢以自信也惟其自信之不敢
故其自責之甚深自責之念深則自欺之意泯天高聽
卑宜為之動桑林之雨湯之直敬驗矣且禹湯聖德之
君也自後世言之亦何以罪已為哉然則人主非知有

克己之學不足以進此今陛下天資冲粹聖學高明居
皇極五位之中而體洪範五事之敬遇災知懼欲銷去
之責已省愆不為文具夫是以天心有潛格之應歲事
有中熟之占是烏得不為今日喜然臣之所喜今日也
臣之所慮亦今日也乃者霄躔多愆陰精輒蝕江潮忽
洶湧矣堤岸仍潰決矣水土之性亦如是而稍失吁天
心之仁愛陛下所以昭示譴告者在是蓋不特雨澤愆
期之一警也况夫比歲以來邊界禍慘吾之國勢屢警

而忽定固不可謂非備禦之力然或者以為太乙福德
久躔吳分此天所以佑宋也吁天幸其可以常恃哉國
家陽九之會邇在目前靜察夫時敬修人事寧深信而
無其驗毋忽視而稔其憂臣懇懇然每勸陛下以敬用
五事者不但為閔雨發也陛下果有所警悟當深求克
己之仁特發罪己之勇循大禹敬用之實如成湯自責
之忱視聽之達於下者必公貌言之出於上者必謹民
政之利病必察宮室之增崇必戒以至塞貢獻之路杜
邪小之門使苞苴女謁之計不行而讒諂面諛之也不
可進矣如此則聖心之主宰者愈定聖德之發彊者愈
充天數之靡常者必回人事之可恃者必驗聖宋宗社
億萬年靈長之休只在聖心真積力久之敬而已不然
五事之敬用或不能以持久則皇極之建用將恐流而
為六極之弱何以銷未形之患哉臣憂治危明冒言及
此惟陛下矜赦而嘉納焉不勝惓惓

應詔薦士狀

恭準聖旨指揮自侍從至郎官各薦舉誠實敏明堪充
內外職事官者臣猥以疎庸綴陳邇列寂無報稱常切
凌兢每惟內外之修攘莫重賢能之任使朝思夕念所
以懇懇切切告之廟朝初不敢厭其數凡舉世公論所
推予之彥亦既莫不屢瀆天聽矣惟是才業之著於州
縣者未悉以上聞氣節之著於卑官者又限於資格今
即臣平日察知之深如京官如選人各以五員為明時
薦臣謹第其人品細書其銜位姓名作四項條奏如左

一臣伏見承議郎新通判邵武軍陳義和奮田學校見
位典刑頃分教泉南部使者陳韓欲以京削上義和辭
曰愚年踰五十矣他人誰肯相繼薦舉謝不受諸司聞
而異之不旬月而舉剡溢格作邑晉江廉靜公恕士民
歌之及倅鐔津嘗攝郡事一日必葺救荒有政殆不減
青州所活民命之數堂有垂白之母家事率稟命而行
母子俱賢道途翕稱之臣與為代方敬其人之孝廉且
剛介而不屈於權勢每事必就問之不謂當路風聞之

訛遽使之去臣為之泣別焉今猶待邵武平分之次士
論稱鬱久矣宣教郎前知信州玉山縣蔡薦積心苦學
抗志前修初尉建昌已有植立弓兵畏愛警捕忘疲三
載居官境內奠枕其丞衡陽佐理聲績具見於當路之
所稱迨為八桂糾曹盡心刑獄一郡無冤民薦敷及格
試令玉山勞心諄諄視民猶子一箠不以妄施至於戢
姦鉏暴殊不以強禦而沮前後舉陞陟舉科目舉旌擢
者率二十餘刺臣亦嘗備數薦之矣宣教郎新擬知福
州古田縣事鄭侶有文藝而充以器識交名勝而博於
見聞從容詞翰之間有古作者氣象其為鹽場官也措
置規模吏卒為竦及兼僉幕剖決如流至今士民稱之
迨居沿海制幕識慮精詳有婉婉畫事之可否見必立
決寧甘犯時之所忌不忍苟徇以病民契舊滿朝恬然
不以希進為意臣謂此三人才識氣節宜甄錄陞擢可
以備異時風憲之選一臣伏見朝奉郎通判潭州軍州
事趙宗栗才具疏通心事平實臣雖不識其人聞其政

於宰鉛邑之時邑廩場兵八百人前後每困於月支之不及人戶以預借為苦經理有道公私通融不煩文移罔或不給蓋其為政有本末待士有禮遜謹庠序之教而興以孝悌凡士習科舉之業粟^崇率以旬課考覈馬士民化之勤修文行而獄訟日以簡寡今倅長沙凡郡綱軍政之所係善贊帥長密商略之帥亦傾心採約其善是以庶務關決墜舉曠修邦人歌別駕之功往來士夫類能言之宣教郎新知臨安府臨安縣王亞夫生長名門多識往行才學器識卓爾不凡初為會稽倉官考杞姦欺盡倅稱職檄兼幕屬贊畫尤長帥府以部內多凋敝之邑一一試之攝宰亞夫以撫字之意行於催科之中所去見思旗幟遮道及為閩清令莫不舉偏補弊各適其宜邑多大家不阿不撓良善為之吐氣且其素以恬靜自持不挾書不干進當路聞風而爭舉之臣與之交嘗謂臣曰平心敬物世間事無不可為者臣以是尤敬之臣謂二人者才學實切於實用宜拔摺獎任以備

他日都曹之選一臣伏見從事郎監行在省倉上界門
趙希慎名父之子宗胃之賢自其為海鹽簿領時究心
銷注曉夕忘疲藹然有廉平之譽當路名賢知其局蘊
之宏深乞加旌擢者殆不容口今為省倉門官尤嚴於
吏卒出入往來之禁檢柅欺弊密切究心薦舉及格蓋
非有求而得者臣在都曹嘗欲薦之已為他人所先矣
從政郎監行在編估局詹文杓孝行著於家庭賢譽藹
於鄉井奮身庠序光價翕騰分教瑞陽文風為之丕變

今為京局疏導貨滯檢柅吏欺尤能以職業自見臣與
同里知其平實無華雅有志向非矜竒驚外者之比臣
以為是二人者可以備二令掌故採擇之需一臣伏見
迪功郎特差監行在贍軍激賞庫葉永學有淵源文有
氣骨平居雅有膽畧人多以後來陳韓期之由其婦翁
李方子所得於晦庵朱熹之真傳故能服膺古訓而勿
失今職居筦庫勉竭忘勞捧檄僉畿多所及物時賢皆
以廉勤公介稱之采方志於向上事業暇則手不釋卷

異乎馳逐京塵者多矣迪功郎新建昌軍軍學教授盧
鉞奮身庠序卓然以名節自持方其流俗頹波率先以
天理民彝之不可亂者為之啟奏忠誠懇惻奮不顧身
而一以國之安危存亡者晝夜慟哭臣與素昧近甫識
之蓋嘉其志敬其人汲汲然薦引之迪功郎新信州上
饒縣主簿湯漢家學相先文價蚤定其所交游者皆前
輩老師宿儒也不惟著述具有法度至於操履亦有槩
儀近世名賢率尊尚之或獎薦之奏名別頭大對天陛

昌言無隱犯時忌而不顧其辭大畧謂上下相習於欺
大欺則大得志小欺則小得志蓋箴切當時之膏肓今
待次勾稽奉朝命主象山書院相與諸生日由乎博文
約禮之地是雖未及乎民而所以及於士者亦不貲矣
臣以為是三人者謂宜度越拘攣或陟之文學掌故或
改卑以見次教官豐殖長養以待異時之顯用豈不足
以壯國之精神臣生而愚戇一無他長惟有愛敬賢材
不翅飢渴今所薦引劑量久之既已明著其所長亦可

知其績用况朴實廉敏萬古不誣如蒙聖慈擢用後或不如所薦臣甘重坐繆舉之罰

貼黃臣竊惟自昔天下之事非人才不能以有濟今問之在朝則耆舊凋零問之在野則遺逸散漫於此而有作成興起之念焉則何材而不資世臣聞之師曰人主愛惜人材必於卑微寒畯之時而豐植培養儲為超躡登用之地故遴選之必極其精委用之必當其任師儒教導之官不容以輕卑職幕刑獄之吏切戒於輕予外

而監司郡守必謹簡其賢內而職事散官必更迭而出上而卿監郎曹又上而侍從臺諫給舍凡自內及外見任之與間退者莫不具姓名而籍記之其在內則三省而下咸責以考察之公其在外則監司郡守迭嚴其舉刺之法所薦惟賢則必賞所舉或繆則必罰材或足以集事雖譎詐可以御而使功或足以掩過雖愆尤可以宥而錄繼自今欲乞陛下明詔大臣取內外小大之臣分置簿籍盡紀姓名開具功過其為籍也隨職任之小

大為編排之次第每每各以一本而置之銓部留之省府上之禁嚴庶乎按圖考索如指諸掌若是則緩急可以搜尋出入可以更迭而無臨事乏材之嘆此特在一作新之頃而已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所以見豐芑數世之仁也惟陛下矜采愚慮而亟圖之

貼黃臣又聞人材難得自昔之通患人心不正今日之隱憂莫深焉夫士大夫不可以負知己固也自他人對知己而言則重在於知己自知已對君父而言則君尊

如天無二上也他何敢知臣嘗怪夫舉主之薦人則終身有門生之稱士夫甘求汲引其未薦之始已諛之以恩門矣以公舉而為私謝以朝廷之公法而便予者求者之私欲士風既壞習俗已成雖有識之士勉強而從俗焉臣前日講次讀國朝通略而陛下與臣嘉嘆藝祖皇帝之遠慮如詔進士不得呼知舉官為師門恩門并自稱曰門生此正人心之要術也今日士大夫知有私恩而鮮知有君父陛下既奮然作新之矣臣於此欲乞

陛下明詔大臣取藝祖之所以戒進士者戒今日之士大夫請自來歲元日為始凡下而舉主之薦進上而大臣之擬除皆當使士大夫知有國法知有君恩不許仍襲恩門恩家恩座恩公之稱併於門生二字亦合禁止內則令臺諫給舍覺察之外則使監司郡守稽劾之如此則人心正而風俗定其於世道非小補云

兼中書辭免奏狀

楓陛晨趨方玷起居之注薇垣日直又膺封駁之司驚

擢筆之自天凜措躬之無地伏念臣學非知體材不逮心幸遭世之休明過僥榮之殊特人微品陋陪處觀之說書恩重報輕濫螭坳之載筆重之以史官之屬愧乏三長層之以省闈之員慚無一得每竊憂其尸位嘗力籲於公朝以都司劇務之繁知陳力不能者止乞免兼於茲職或少逭於曠官凜然僂竣於奏陳况此狎叨於優渥爰避避循牆之悃庶逃負且乘之譏伏望皇帝陛下回哲鑑之昭融矜愚衷之懇惻察臣以窮五枝之劇

亮臣以難數器之無亟收成命於已盼別選時髦而更卑俾恬常分少穆師言

再辭免狀

某疎庸末學玩愒班行久誤簡於中宸恍擢兼於外制凌兢自揣稱塞謂何顧方躡侍於螭坳無以仰裨於鴻化况陪晚講茂告辰猷既塵省闈之弭綸又濫史官之採擇疊是清切付之么微豈惟拊膺痛省之非宜抑念陳力_不能而當止嘗殫忱悃屢瀆廟朝乞免廁於都曹

尚稍澄於方寸願竭經帷之啟沃勉裨直筆之編摩已屢控於下誠竟未蒙於上徹詎意明綸之渙發又叨御筆之魚除以薇掖之清華進草茅之愚賤負慚且乘避極循牆爰敷瀝於微衷乞收還於成命天高聽邈地重責難敢茲再犯於威顏輒以上干於鈞造仰祈敷奏願體忱辭亟改卑於名流庶稍恬於愚分陳情懇切俟命汗皇

兼侍講辭免奏狀

拜手宸奎叨恩稠重陞員早講揣分凌兢竊惟螭坳記
注之司兼以虎觀討論之職皆寵眷儒臣之極實養成
君德之基繩愆糾繆而格其非陳善閉邪而謂之敬能
贊緝熙之益必惟博洽之賢然非其人不在茲選伏念
臣迂疏未學蒙被殊知敷陳第守於遺編玩愒已經於
匝歲由說書而進講見謂僥踰矧兼職之太繁難為報
稱伏望皇帝陛下曲回淵聽俯徇微衷亟改早於時髦
俾退循於分守

再辭免兼侍講狀

未學無庸茂稱駢蕃之壘組誤恩非據惟知辭避以循
牆茲愚悃之已陳企俞音之尚閔况螭坳載筆方忝晨
趨而虎觀談經難陪早講薦瀝由衷之懇覬推從欲之
仁伏望公朝特賜敷奏早收還於成命亟改早於時髦
庶穆師言稍安常分

御筆除起居舍人辭免狀

鵷行疊寵方躡貳於容臺螭陞記言乃遽膺於御寶蒙

恩深厚拊已凌兢伏念某賦性愚闇道亦晚由即監而躋奉常之亞甫年歲而慚取數之多旃屢談經曾何啟沃羽衣定舞正之端凝益叢尸素之愆狎拜恩洪之誤屬聖主方調於政斐而元功迭轉於化鈞羣賢廣拔於茹茅小善不遺於絲粟遂令竊陋數玷埏鎔茲宜黜而反陞實叨榮而知懼伏望公朝之敷奏許令成命之收還改卑時髦毋忝玉階之侍庶恬愚分姑仍金掌之華

再辭免狀

數取為多玩愒深慚於匝歲司存有四陞遷更覺於踰涯以器資宜處於常流而柱史敢當於清選負或譏於且乘避已劇於循牆况熙朝新化之云初而公道引賢之及遠顧此僥踰於清切惕然恐懼於滿盈晚講金華每幸龍顏之近晨趨玉殿敢圖螭陛之登在輿論其謂何茲忱辭其宜瀝天高聽邈未蒙俞號之矜從地峻人卑荐瀆化鈞之敷奏終祈得請或荷保存俾常分之稍

恬庶師言之允穆

兼國子祭酒辭免狀

某愚陋晚生玩愒班列叨恩稠重揣分凌兢方以都曹
責任之難勝嘗布公牘哀鳴而斷免既陳力不能而知
止况為師患在以奚堪忽蒙聖恩擢兼祭酒此昭代隆
儒之妙選豈不學無術之敢當避辭倘昧於循牆進退
詎勝其維谷輒抒忱款仰恩公朝乞敷奏於上前冀收
還於命寵別畀清望庶允輿言

除太常少卿辭免狀

某為學空疎綴班玩愒寵榮倖躡疾疢支離冒膈之喘
息未寬手足之顛連相繼惟切祠官之請忽兼宰掾之
華情漫劇於循牆譏莫逃於負乘驚心茂稱愧汗謂何
詎知一陽來復之辰狎廁衆正偕升之造以奉常之卿
亞曰宗伯之秩崇豈徒俎豆之事嘗聞抑亦禮樂之用
為急非賢不畀振古如兹顧愚何人躡塵是選况以沉
疴之未瘥尤於責任以難勝苟弗自量輒冒非據恐災

危之莫追抑顛踣之奚堪乞賜敷陳收還成命改畀名
流容某祇服舊僚退恬愚分實拜保全之賜允殫報稱
之私

差知安吉州辭免狀

某一介愚庸濫員祕館昨者謁告奉侍屬以久病奔赴
莫前瘵曠積愆惕懼萬坐公朝涵貸未即誅斥躡遷次
撰冒攝西曹聞命震凌病勢愈甚已於十月五日從本
州備申乞檢照前後累牘特賜敷奏陶鑄祠廟差遣方

茲懍懍俟譴忽此二十八日准省劄乃知初四日上沐
誤思差某知安吉州僥踰稠疊感激涕零靖惟晚生遭
遇清時忝冒非據災咎狎至瀕死屢矣敢圖荐被綸徽
出於夢想所不到向使未罹疾病猶以材疎學淺弗克
勝任為慰矧今形神憊極心志凋摧畿右藩輔實為巨
屏決非所以為么麼養疴之地重念先大父名諱又與
本州上一字同合該迴避欲乞再與備申尚書省仍乞
檢照昨來屢陳乞賜敷奏改畀小小祠廩以活衰殘他

日未先朝露誓當糜殞上答君恩

再辭免狀

某窮苦一寒母老累重家無立錐之地啼號煎迫皆願
竊祿少追凍餒之虞弗謂命乖病拙具久一歲將理僅
延喘息心志荒耗動輒顛連稍臨應酬悻亂斯極自知
甚審勉竭尚艱加以祖諱妨嫌雖拜免避之旨私心終
亦懷懼與其不自揣量貪冒榮寵重取非據之辱孰若
展轉哀籲祈遂初請寧蹈煩瀆之誅欲望備申尚書省省
乞賜矜念迫切之極特與敷奏改畀祠廩差遣一次他
日容有生全之望誓當糜殞以盡職分

召赴行在奏事辭免狀

某一介疎愚竊第過分作以憂患之餘遽叨誤渥濫員
館職愧劇非宜謁告侍親久病瀕死屢控真切之悃上
干公朝擬乞陶鑄祠廟差遣少遂將理待命朝夕典蒙
涵貸寬其曠弛之誅狎被叨遷予郡之旨拊膺悚惕茂
稱隆恩驚喜薰心滋甚其疾固嘗游秦州郡備申朝省

乞檢前請未沐俞允凜措躬之無地乃拜命以自天茲辱州郡緘示四月二十二日省劄特收召於顛連之餘俾濫次於英賢之後重惟其衰朽屏伏日懼獲戾徼恩非據公論謂何心愧凌兢涕激感烈所當鞭策篤鈍匍伏而前然而寵數踰涯灾咎未已上而親痼疾之屢作下而某宿恙之^未瘳合室多屯生意一髮輒瀝危懇仍仍乞備申朝省欲望矜惻特與檢會前後累牘回賜敷奏收還召命改畀小小祠廩以全侍養以活衰殘繼此苟存餘生誓當糜捐恪盡職分他日應有繁難後使誼不敢辭所有省劄內稱劄付徐宣教緣某見係承事郎未拜循轉恩命未敢繫銜

再辭免狀

某此月十六日準省劄條示循轉因依及檢會已降召命不許辭免仰認公朝涵貸甄錄之造退循么麼疊被殊恩感涕凌兢當疾速就道以待謹命重惟某疎遇末學叨躡非宜寵溢灾生痼疾屢作加以親老多病晨昏

藥餌將侍尤難牽迫之私交困於此竊惟公朝以忠厚
養士之氣以仁明體人臣之心凡有至情皆獲俯遂今
茲哀籲之瀆不憚至再至三雖自速辜實出於勢之不
獲已然亦深念受國大恩未有毫髮補報動息慊懼痛
切忖量以抱疴屏居而誤躡遷予郡之恩以分教日淺
而微^微章增秩之賞所謂宜罰而賞且濫及當罪而恩反
過施公論謂何措躬無所然而已頒綸告誼誼不容辭
此月三日甫獲祇領謹已望闕遙謝外惟是某真切之
悃殫瀝如前再乞備申朝省欲望矜憐察某屢瀆之辭
非有他故念某貧病之久實未能支特與敷奏乞賜陶
鑄祠廟差遣或畀待次小壘以便藥奉以活衰殘他日
未填溝壑誓當捐殞以盡愚分所有循轉一官不敢辭
免俟將來實歷或該磨勘乞與比折施行庶或稍追清
議實拜終始生成之賜

丐祠狀

某寒鄉晚出際遇休明躡侍經筵荐歷卽監恩寵太過

夙夜凌兢近因輪對敷陳控乞祠廩進講之次再溫前請力露真忱天聽蓋高俞音尚闕實念某賦性樸拙為學空疎無補緝熙已慚尸素况某憂患頻仍之後志氣凋落之餘自入秋冬支離多病儻不亟上問鈞之請恐難自逭伐檀之譏欲望公朝特賜敷奏畀某叢祠歸里俾得調將宿疾溫習故書實拜大造生全之賜

又

某一介寒晚濫廁班行極思空疎莫贊緝熙之益居慚

樸拙曾何營繕之箴積玩時愒日之愆慊憂國愛君之報寵非其據福過而災入冬以來感疾甚拙咽膈之疾涎屢塞心胃之氣喘難支日消渴以為常夜呀呷而妨寢行步屢踣拜跪良難雖起居飲食無異常人而忪怖怔忡甚非佳證既薄命苦一身之疾忽親兄貽多故之書昨因哭妻重失子老來傷感日劇沉疴既傳報於喪明又繼聞於病腫知其恭爾一榻之上何以堪此同胞之情況茲自受病於膈心又爾重稔災於手足若更貪

榮而尸素恐深獲戾於穹蒼是用殫瀝愚忱籲呼仁造
祈便尋醫之請稍躬侍藥之勞欲望特賜敷奏陶鑄小
小祠廟差遣俾全將理少抆顛連他日儻未填溝壑之
中此身無非報朝廷之日誓當麋殞語及涕零

制

與權投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制

勅廣廈談經常預昕朝之會真庭均佚晉穹月殿之名
巽命載申師言允穆具官趙與權才全而德鉅色豫而氣

和蔚為儒科之英蚤結主知之茂峻華塗之步武肅禁
路之羽儀朕心朕德惟乃知嘉謀嘉猷則入告維城自
近京兆尹之政清衣錦暫還曲阜宅之化洽色斯舉矣
卷而懷矧今政瑟之當調尤重講筵之胥誨人惟求舊
德與具新清脩宴神館之游別職重名臣之寵春秋一
統之大義嘆美形容君臣千載之賡歌都俞吁咈味卿
言而說繹繫世道之轉旋噫優秩所以尊賢既特異深
巖之選養望所以儲用何莫非獻納之時可

陳韡授禮部尚書制

勅朕改紀政絃登延從橐狎頌詔旨渴思辰告之猷載
錫恩徽爰陟春卿之長得人甚幸洛衆具孚具官陳韡
出處無心經綸滿腹平居暇日夙韜藏器能政理之長
至公血誠有指授將率方略之舊惟是進艱而退易足
知內重而外輕方圖濟於時艱亟予環於禁近以儒者
知兵之故晉夏官司馬之聯茲盼盼而望之何遲遲其
來也以禮為羅而天地與並命汝秩宗而夙夜惟寅班
朝治軍非此不嚴安上治民惟此莫善信非賢則不义
實待人而後行噫有德進則朝廷尊當坐使淮南之謀
寢昔者疾而今日愈其亟膺宣室之席前可

劉應起授監察御史制

勅臺諫寄朕耳目自昔居是選者語及乘輿則天子改
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必若是而後無愧於風憲之
任今茲作新大化遠佞登賢將以開世道之泰而猶凜
凜乎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

隣不戒以孚誠察乎此則當為微漸慮而所以重風憲之權宜如何爾應起端勁之節出於天資忠言嘉謀簡在朕心久矣由今視昔凡所謂佞幸畏宰相宰相畏臺諫此誠泰交之機語不云乎君子言之必可行也通國識與不識皆以風憲為爾望今爾益厲志節明乎藜藿不採之喻以尊嚴乎本朝勉副朕親擢之意毋忽可

王伯大授吏部侍郎兼侍讀制

勅判流內選亟頒溫綽之真除為王者師莫重細氈之坐讀得人甚幸咨衆具孚具官王伯大負抱器能敷歷中外抗特立獨行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家食閩山每切長卿之門下詔還禁路不覺賈誼之席前上焉惟明政理之宜下則欲飭銓曹之弊資格固當守尚持激厲之微權誦說豈徒云願究經綸之大本有謀則告惟爾之能

余清夫授直秘閣制

勅西崑崙羣玉府之職非其人不輕卑若親且賢有心

吏隱不卑之得乎爾清夫親際休明蚤承恩渥又擢之於儒術之科迺睠東嘉增員涉筆華以奎閣職與人俱清矣平分風月克邁前修副朕簡知其無忽可

李性傳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制

勅尚書代喉舌夙簡在於帝心執政猶股肱爰亟躋於宥府兼貳台衡之秩併隆書殿之名渙號甫頒師言允穆具官李性傳靖共而正直博厚而疏通世術斯文祖

父兄之並美家傳良史才學識之三長為今儒雅之宗有古典刑之懿蚤膺簡注徧陟高華從容乎記注之司溫潤乎緝熙之益澄不清而撓不濯用則行而舍則藏嘗自詭於一麾已孚惠於千里還甘泉之故步陟司馬之穹班緬懷去國之餘每甚見賢之渴茲默調於政琴喜來盍於朋簪惟時科瑣之事殷載念樞機之寄重夙夜基命宥密咨爾相維朝夕執事溫恭期予於治俾進陪於政路仍申錫於圭腴噫折千里遐衝當使寒邊人

之心膽建萬世長策尤資大王室之勲勞式克欽承往
求攸濟可

趙以夫授刑部侍郎制

勅秋官貳職方持憲邦之平宸劄真除式表宗賢之重
得人甚幸咨衆具孚具官趙以夫夙負時名浸敷華貫
考言詢事經德不囬入從出藩見幾而作久渴金鑿之
論事茲嚴宣室之召還既忠款之具陳宜司存之蚤正
五刑惟明克允尚持哀矜勿喜之心一歲決獄幾何勉
副輕重適中之託期於予治時乃之休可

劉應起授秘書省著作兼吏部郎官制

勅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非峭直有才者不居况南宮眉
目選士司命亦惟執直筆者兼之爾應起志節姱修精
忠高抗靜退自樂殫見洽聞雅有流品清濁之鑒珥筆
史館列屬銓曹國人皆曰賢往哉汝諧嗣有褒渥可

趙希杼授度支郎官劉克遜授工部郎官制

勅具官趙希杼等上應列宿所與共天位治天職也不

作郡不為郎有祖宗之舊典在焉然非有治理效朕豈輕卑哉爾希杼英蜚宗胄蔚有吏能今農扈方以匱聞其為我領司庾之曹爾克遜名閎奇才榮塗休閒時方總名實而課功能其為我程度材之事參華列宿用以疇庸各欽乃司共聽朕恣可

宗燉授太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制

勅我家本支百世莫重於掌宗藩任重置丞以參領之郎潛兼攝增賞司存其選蓋不輕也爾宗燉以公族之彥蔚為文學法理之能贊讞棘庭藹有令聞簡卑作牧眷眷留行俾涉筆瑤籍之編含香秋官之屬靜專溫敏咸稱厥官往哉汝諧嗣有褒渥可

業秀發等授考功屯田郎制

勅具官業秀發等郎官上應列宿而有吏制兵屯之責焉非治郡有聲者不在茲選爾秀發老於世故蔚有吏能茲庸列屬天官俾司功過爾與杰卓乎宗賢藹然政最茲庸分曹司馬參究耕屯惟二臣其各悉乃心隸乃

事芬鬯乎含香握蘭之地咸以職舉則予汝嘉可

徐鹿卿授右司制

勅都司天下之劇曹非明敏練達之士不輕卑爾鹿卿
抱負偉特才識疏通麾節賢勞羽儀班著孚於衆望久
矣見幾而作養高裕如朕既曲成爾志今改絃易聽盍
歸乎來宰旅舊瞻日參廟論豈特吏刑戶版疏條其事
而已尚服厥職勉贊經綸欽哉其無斁可

謝方叔授左司諫制

勅昔慶厯中御筆三諫之除蔡襄作歌有風采動朝端
之言朕甚嘉之今政瑟再調言官妙選斷斷親擢實可
以寄朕耳目下則糾正官邪上則規正吾闕蓋必有見
遠識微開悟警飭護世道於常泰其選豈輕乎哉爾方
叔西蜀英特之望昔在烏府直聲聳中外諛佞為之奪
氣茲還卿列積誠敷奏致察乎陰陽消長之機預為泰
道復隍之慮則卿於君子小人之際計之熟矣擢居諫
省俾陳善閉邪納誨以輔台德邦其永保於泰則予一

人以懌欽哉可

謝方叔授太常少卿制

勅奉常命典禮樂近制惟設亞卿况史氏無專職久矣
官不必備惟其人侍從論思此其選也爾方叔望重羽
儀忠存骨鯁急流高湧靜閱典章遂陞秩宗之貳兼提
直筆見謂得人往欽乃司嗣有褒渥可

江萬里授駕部郎官制

勅聖人告顏淵以四代禮樂而取商輅馬矧官以司輿
名不明王制不可也爾萬里文藝著於發身孝友施於
有政人不知而不愠朕知之今季秋將有事於明堂起
家為郎姑循平進尚參車制有輓軌以喻其信復厥職
嗣有寵褒可

江萬里授監察御史制

勅臺諫寄朕耳目不親擢則耳目為他人私今既懲宿
弊而新之祛姦逐邪惟骨鯁之士是昇所以壽世道元
氣於是乎在爾萬里經明行修出長入治峻陟旃廈密

聲忠嘉懇懇為世道反覆元祐紹聖之勸戒而必純一於君子道長之望其於治亂存亡之機入朕心深矣擢寘烏府風采朝端萬萬不為厚確輩開路繼今益勵剛特不避權倖罔俾唐介專美先朝邦其純一於泰勉副朕親擢之意欽哉可

江萬里授尚書右郎官兼侍講制

勅朕惟廣廈之下細氈之上豈徒以郎錦進蓋取夫忠純懇惻言足以華國者居之爾萬里壁海文英敷歷中外雅有時譽光價誰其疵之然玉以石攻是以成瑞世之寶予環星列備挹嘉謨擢陞天曹峻陪所講其務啟沃以副右銓益宏茲賁嗣有顯渥可

欽定四庫全書

樸楚集卷七

宋

徐元杰

撰

制

王燭授祕書丞葉夢鼎授祕書郎制

勅具官王燭等中祕丞郎職近日月峻武三台之上養
清望也爾燭鏡湖佳氣賢業藹聞爾夢鼎壁海魁英粹
韻絕俗時維二士志節姱修超擢序遷兩協僉後往欽
厥職嗣有寵褒可

王泌王燾授太府寺丞制

勅具官王泌等天下錢穀一歲所入幾何不必問之近臣而問之外府受藏之所然非謹簡乃僚則不足以通融出納經費有時而匱矣爾泌名門之秀見謂疏通治郡有聲實焉爾燾儒科之英克自植立班朝有氣節焉各據所長參華司府往欽乃職諒不負丞可

莊黻授宗正寺丞汝暨授司農寺丞汝績授太府寺丞制

勅具官莊黻等職事官華要之武也職丞卿寺者尤簡時望而任之况於紀麟族參農扈與夫贊邦計出納之司非其人豈輕畀哉爾黻為今儒雅有古典刑爾汝暨蘊藉材猷靖共職業爾汝績清通出類英茂軼羣一朝而得三俊焉尚其涉筆殫勞以蕃王室而制國用各欽乃職諒不負丞可

希袞授南外知宗制

勅我家本支繁衍分處於外擇宗賢以任糾正所以崇

內睦之仁也爾希袞天派不羣文華甚蔚更迭內外藹有休稱溫陵在天一方聚族而處者衆矣往司訓齊卿克稱此尚服厥職嗣有褒嘉欽哉

時煥授太常寺簿制

勅容臺簿領之職所以稽核禮文之疎闕也非其人豈輕畀哉爾時煥英蜚屬籍蔚有時名亦既繇故府而陞帝社周旋乎俎豆之間矣懋簡聲實晉陟勾稽往欽乃司典聽朕必可

韓補授宗正寺簿與彌授司農寺簿制

勅具官韓補等國朝序宗派別親疏凡修纂圖籍其別有五所掌必惟其人農扈重事也倉厨委積之政令所以會計出納其責尤不輕爾補巍第清修淑問芬鬯亦既主書九穀矣亟進之以覈譜牒焉爾與彌樂善不羣居官可紀亦既貳左馮之最矣茲陟班列而旌爾能各往鈎稽尚悉乃力勉稱朕意嗣有寵榮可

黃炳授祕書省校書郎制

勅唐人閱元齡於讎書之日蓋已知其為國器矣則是
選輕畀得乎爾炳蚤擅文場蔚有時望頃繇宣對剴切
當心足以覘韜養之素鈇黃點勘既悉爾長典教茲陞
華哉冊府之欽厥職祇服寵榮可

范鎔授集英殿脩撰制

勅國朝殿閣九等之制莫穹乎集英論譔之名所以尊
德獎恬實於是乎在而况齒之宿意之新方勇於掛冠
神武不以是畀之得乎爾鎔儒學發身堅苦刻厲昆弟
自為師友故所至有惠政嘉績表著山立蔚乎羽儀雅
志清高方燕琳館忽引疾以謝事覽章殊不憚陞班書
殿勉循懇祈可

范鎔授秘閣修撰依舊宮觀制

勅殊庭均佚所以礪廉隅內閣美名所以寵耆碩爾鎔
以粹學清修之彥著出長入治之聲甫茲華武之浸穹
顧以叢祠而自適朕方崇難進之節卿宜膺寵勸之恩
爰陞中祕論譔之華以遂雅志高閒之趣可

陳振孫授國子司業制

敕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師儒左右責任惟均蓋必極天下之選斯可副天下之望爾振孫研精經術有古典刑敷歷滋深靖退自若予環郎省位未稱德朕心慨焉陟樂正以貳司成僉論茲允尚祇厥職罔俾陽城韓愈專美有唐維時欽哉以稱朕意可

葉夢得授宗學博士制

勅公族國之枝幹也教訓之官不備則不足以玉其人爾夢得宿學典刑見稱儒雅賢勞州縣簡拔登朝亦既勾稽奉常禮文之闕矣由是而衣博士衣其為我啟迪宗藩納之信厚如麟趾之時焉往欽厥官對揚光寵可徐士龍授國子博士王璞授太學博士制

勅具官徐士龍等唐韓愈以六經之文倡其為博士也招諸生誨之曰業精於勤行成於思必以荒嬉毀隨為戒當時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宣矣爾士龍蚤有文名今寘經幄其為我明教胄之典爾璞才宜躡用制有攸

拘其為澄養士之原庶幾烝烝髦士業精行成罔俾韓
愈專美於有唐往欽乃司典聽朕必可

希樸授江淮等路都大提點制

勅朕闡坤珍以致天下之利資能臣以持九路之節其
責任亦甚重矣爾希樸最溢扶風擢陞列宿邦計登耗
惟其周知亦既司金就煩問鑄俾山澤之政以舉貨泉
於是乎通融往欽乃司嗣有褒寵可

趙葵授同知制

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幸恪終於舊制起威望於兵機
之地宜坐折於遐衝併疏侯爵之封仍衍圭畬之實載
頌渙號允穆師言具官趙葵樸茂而疏通恢弘而果毅
挺挺乎山西之將種彰彰乎邊徼之威名入踐班行蚤
歷侍從論思之選出分閫牧潛消寇賊姦宄之萌彼兇
何知謂秦無人卿世其家為魯有後凡所上方略皆古
名將之用心不苟讀父書惟前聞人之濟美既奏蕃宣
之績迄躋宥密之聯方從容資善勝之謀乃慷慨奮急

流之勇以親恩為當報盡追禮以弗渝謂子道苟克全
庶事君之無闕凜然風節足以儀刑况當萬化之作興
莫重四郊之備禦凡今邇列來衆士以慰四方之心視
昔副樞得一賢以制千里之難卿不失其舊物朕將勵
於親功內焉領執政之股肱外以寒敵人之心膽噫若
瞻之拜元祐豈徒贊一人之休如鼎之翊紹興益以壯
三邊之勢可

顏頤仲授祕閣修撰知温州制

勅中祕論譔之華必於內外敷歷資望深崇然後畀之
所以重良吏也爾頤仲出長入治藹然休稱粵昔神臯
轉輸彈壓厥勛茂焉游以班穹駸駸豹尾不見是而無
悶靜閱世故滋熟矣寤興簡注爰陟隆名往殿藩方式
孚來暮則予爾嘉可

王克謙授知安吉州制

勅苕霅古名郡今之古扶風也選用良吏豈輕乎哉爾
克謙親際明時榮膺殊渥敷歷中外朝望浸穹簡用於

均佚之餘輟征舶而試闕輔河潤九里福及京師廉恕公勤往宣德意其毋忽可

趙必願授煥章閣學士知福州福建路安撫制勅統閩區而授鉞允資八座之賢峻媯閣以錫名增重十連之寄起家有命咨衆無譁具官趙必願宗國騰英相門濟美多識於前言往行所至有惠政休聲臺閣典章之司皆其練習廟朝訂謨之地賴以彌綸徧歷乎法從論思之班周知乎戶版生齒之數不以簿書期會為

末務惟以邦國周度為素儲嘗盡瘁以忘疲不見是而無悶維時圖任頒命承流三山牙纛之俱高八郡網維之兼總必務保障而黔黎樂業必流清淨而滄海無波噫德足以稱隆名其益煥圖書之秘政有以慰遐嶠當如在畿甸之間惟爾之能欽哉毋忽可

黃自然授直秘閣廣西運判制

勅桂海距天遼邈一道部使者之寄甚重匪輕簡拔循良之望陟隆名以寵其行蓋知遣使臣以禮樂言遠有

光華者如此爾自然器姿宏拓志節姱修治郡既以殊最聞征舶提綱非所以處鄉者易節而南晉之奎戢非但欲卿廣漕運而已凡吏治之能否士風之美惡民生之休戚皆惟觀采風謠而施政與教焉績用茲成不次圖任欽哉其無斁可

黎安朝授兩浙轉運判官制

勅朕惟畿甸將指每嘆才難兩道運輸責亦重矣歲當大禮應辦良勞遴選惟人於是乎有隆名以華之爾安朝敷歷滋深清通有立朗星卿月浸陟穹班通漕神臯密聯奎閣勉服乃職其副簡知可

李仲熊授湖北轉運判官制

勅荆楚上游國之頭目也所以寬朕顧憂者轉輸之責莫重焉觀詩遣使臣以禮樂言遠有光華者以此爾仲熊西蜀儒艾見謂典刑荐歷州麾徧儀即省亦既參究乎天理節文而為民彛計遽辭以疾何哉然明分有兼足之理尚持此搏節調度往將使指足食足兵祇若予

采欽哉可

趙立夫磨勘轉官制

勅祠庭均佚已穹次對之班邦典陟明式應序遷之秩
誕敷渙號允穆師言具官趙立夫博厚疏通靖共正直
為善最樂粹然公族之賢大雅不羣卓爾時髦之譽久
踐敷於中外深簡記於材猷京兆政清何止十萬戶之
福急流勇退又推二千石之良雙溪八詠之賦歸高卧
久閒而自適三載尚仍於考績一階何靳於疎恩噫積
日課功勿謂年勞之當得惟人圖任尚堅晚節以需榮
可

王伯大磨勘轉官制

勅貳天官而帥屬方借重於經筵參歲考以陟明茲式
循於邦典誕敷渙號允穆師言具官王伯大抱負經綸
光明出處予懷求舊正法從之真除飭弊更新喜銓衡
之平允密切鷄翹之眷倚從容旃厦之緝熙以朝夕論
思之常參稽政理庶日月將就之益興起治功姑繇積

累當進之階詎廢勘磨有常之典加賁師儒之妙選併仍爵邑之故封噫增秩所以優賢朕既懋褒崇之渥重祿所以勸士爾其殫啟沃之忠可

李性傳磨勘轉官制

勅法從彌穹懋眷養高之節思徽載錫併疏增秩之榮雖循考第之彛實重班行之望具官李性傳器資宏裕風範端凝家傳古良史之稱世濟前聞人之羨自膺妙簡徧躡清班虎觀螭坳夙藉記注講明之力鷄翹豹尾密殫論思獻納之忠矧去國者數暮將待卿以殊用肆陟春官之長兼陞夕瑣之華師儒之道由是而尊筆削之公傳之而信總銓衡而率屬激流品以揚清茲由積累當進之階不廢磨勘有常之典一條冰瑩既不竦於觀瞻三接畫勤尚益煩於啟沃可

賈似道收換湖會轉官制

勅通變盡利以神允藉濟時之略有功見知則悅併旌率屬之能爰陟華階以彰殊效具官賈似道器資拔俗

機警過人以科第而發家學之傳以才具而勝事任之重如晉杜預之制課調抹邊有利國者存如唐劉晏之佐軍興理財在養民而已外以給於饋餉內以固於本根散而制羣物之低昂斂則操贏資而貿易况楮幣至此窮矣而湖廣豈曰易然嘗嗟收換非一手之功茲乃督促盡當時之選獨提綱而妙運果結局以上聞顧乃舍己而推遜僚佐之長直欲感人而激勸後來之用宜先爾長各表其勲噫增秩疇庸曾靡靳褒崇之渥既稟稱事尚益殫經理之勤可

張貴洪袁應老恩賞轉官制

勅具官張貴洪等自古奏康沂之功者必推州司馬是賴矧邊徼多虞而能以備禦策勛朕何靳焉爾貴洪吏能藹著應辦良勞爾應老夙有智謀密贊商確皆能盡瘁於攘却之際豈時賢於佐郡而已哉錫之一階以旌顯效尚協乃力嗣有寵褒可

希聖磨勘轉官制

勅侍從論思夙簡宗賢之望年勞遷轉允為邦典之常
爰進一階以華疊組具官趙希丞公忠對越知慮精詳
舉能其官隨事無不稱之職見幾而作維昔有難進之
風籍甚民庸偉然朝績肆承旨導揚之際若橫經勸講
之時每論奏則言人所難斯謀猷曰惟我之德獨立不
懼衆譽翕歸茲會課之有彛豈陟明之可後庸加美秩
以增禁路之光益展宏謨其副虛懷之眷可

李大同磨勘轉官制

勅禮隆均佚久懷法從之清閒制重陟明式應年勞之
循轉茲惟常數允穆師言具官李大同鍾秀東陽擢魁
南廡親際休明之代躡登華要之班銓部勞賢執法惟
允文昌去國養高甚恬茲繇積累當進之階不廢磨勘
有常之典時惟增秩既誕告於昕庭爾尚祝釐其益堅
於晚節可

希微授太社令制

勅祀者國之重事二令周旋乎俎豆之間所以養朝望

而階時用者也爾希微宗英粹質家學賢稱婉畫天畿
樂於為善擢陞帝社俾習聞禮樂之事將以蕃我王室
尚敬厥職祇服寵榮可

留張遇授太社令制

勅祀者國之重事二令所以周旋乎俎豆之間非習知
禮文者不輕畀爾張遇奮由科級早有時名亦既儲望
故邸矣肆旌爾勞擢司帝社欽哉厥職尚副簡知可

李大同大禮追贈父制

勅五室九筵既肇稱於裡禮羣工百辟宜溥勸於孝思
爰以子榮追其父顯具官李大同父鄉評雅望儒學前
修蚤教義方夙厚一家之培植晚收魁第躡登八座之
焜煌肆予大享於先王俾爾均介於景福焄蒿如在宜
誕陟於華階幽壤有知尚益歆於時命可

游侶會祖藝已贈太保可時贈太傅制

勅曾規詔後懋垂奕世之芳令典追榮爰陟三公之次
睠予哲輔秉國元樞登庸姑畀於舊氈追錫載華於冥

壤具官游侶曾祖藝儒珍光價學海淵源蚤賈志以仙
游有傳家之慶在過庭聞詩禮芳華發再世之餘執政
猶股肱焜耀啟前聞之闕茂揚愍冊密亞師聯茲益賁
於幽宮尚時歆於徽秩可

游侶曾祖母蔡氏衛國夫人可特贈鄧國夫人

制

勅積行累功益衍曾孫之慶典機贊化聿加上國之封
渙我明綸光於幽窳具官游侶曾祖母蔡氏閨儀可則
婦道弗違宜爾室家備著肅雖之德貽厥孫子篤生輔
佐之賢久焉間兩社之勛勞於以賁百年之泉壤人惟
求舊茲煩載領於元樞渥與俱新不靳追榮之令典厥
有光矣尚其歆哉可

游侶祖格已贈太師可追封申國公制

勅還鈞樞之舊物世閱增崇疏公袞之新封祖風丕振
式嚴彰往敢後疏榮具官游侶祖格學力根中賢勞藹
外誼不受辟獨高莫進之風志在達權何有干時之惑

忠孝一門之世美子孫累葉之儒科雖不大顯於其身
於以克昌於厥後本兵載託嘉所積之詒謀幽壤有知
尚永歆於褒典可

游侶祖母邵國夫人李氏贈徐國夫人制

勅圖任舊人載陟鈞樞之寄予有大賚並追祖妣之榮
爵眡其夫今煥乎昔具官游侶祖母李氏毓慈西隴配
德南充閨儀冰玉之清婦職藻蘋之潔與君子以偕老
孰不謂宜遽朝露之溘先殆弗可曉幸慶綿於再世復
榮領於元樞追耀前聞併華內助乃昇古徐之望國以
昭幽壤之潛輝尚其時歆服此褒卹可

游侶祖母潭國夫人杜氏特贈楊國夫人制

勅圖任舊人載陟鈞樞之寄予有大賚並追祖妣之榮
爵眡其夫今華於昔具官游侶祖母杜氏毓慈勲胄配
德儒英由奢入儉以宜家中歲蚤孀而秉志蘋蘩婦職
殫勞孝道之躬玉雪閨儀刻苦義方之教露甘來降天
報非誣善積而慶有餘子榮而孫益顯屬方新於大化

爰載典於密機乃加望國之封以侈幽宮之賁庶其不昧尚或知歆可

游侶父仲鴻謚忠節已贈太師追封益國公可
特追封雍國公制

勅名父有子載嚴宥密之登邦典追榮丕衍公圭之錫爰躋望國以賁幽宮具官游侶父仲鴻學世其家文根於理論事有激昂之節裊身適進退之宜至公血誠忠具存於王室吾道生氣前無愧於古人位不稱德以何傷善有餘慶而未艾天佑生於賢佐時妙幹於元樞肆舉彛章式昭先烈遯瞻南郡嘉節義之如存誕陟西河尚焄蒿之不昧可

游侶母益國夫人朱氏可特贈雍國夫人制

勅世隆軻訓永懷聖善之勛勞子典漢樞莫重國封之褒恤感爰孚於陟屺恩允極於漏泉具官游侶故母朱氏婦道肅雝閨儀端淑蚤著義方之明驗緬懷榮養之難酬寸草春暉悵母慈之莫報焄蒿雨愴等恩渥之無

窮善積慶餘爵與夫一爰晉加於雍國尚益顯於陶親
冥格其歆熒魂如在可

游侶妻南康郡夫人蒲氏贈安定郡夫人制

勅配君子以淑女莫酬偕老之宜陟望郡以新封益厚
追榮之典誕敷顯渥增賁幽宮具官游侶妻蒲氏孕淑
名門來嬪哲彥婦專奉祭居嚴澗藻之供君但讀書雅
對春茶之煮既動循於賓敬胡莫逮於夫榮死生契濶
之難忘光寵幽冥而如在屬登爾儷載秉元樞用中錫
於愍章以旌勞於內助熒魂不昧顯號其歆可

趙與權曾祖伯宗追贈制

勅曾矩昭垂寔衍後來之慶崇恩誕播載彰先烈之休
爰錫明綸以光幽壤具官趙與權曾祖伯宗宗英濟美
家學傳芳籍甚才華隨所踐敷而著績渙然世味不以
仕進而為心享眉壽於八秩之餘昇雲仍以方寸之地
及今三世而益大間陪兩社以陞華沿流而溯其源載
闡前聞之積累報本而反乎始爰加峻秩之褒揚靈其

有知尚茲不昧可

趙與懽曾祖母王氏追贈制

勅夫人積行慶爰衍於曾孫邦典追封天匪私於華閭
有嘉陰德其賁幽宮具官趙與惟曾祖母王氏孕淑名
門來嬪英胄性姿恭穆通大義於詩禮之間閭範肅雖
無間言於上下之際家訓發榮於三世恩徽眡數於三
公昔渙號於小君驗鵲巢之所致今晉加於大國侈象
服之是宜祚爾後人歆予時命可

趙與懽祖師至追贈少傅制

勅美濟前聞首儒科而作古慶流後裔眡政路以昭先
爰錫明綸以華幽窆具官趙與懽祖師至性天澹泊心
地坦夷在下位而不憂藏大巧於若拙一生均佚力孝
道於終身寸地留耕付榮途於再世茲眡宰庭之秩宜
彰祖德之光命下九天尚熒魂之如在位中三少庶泉
壤之時歆可

趙與懽祖母林氏追贈制

李性傳祖母追贈制

勅登賢宥府爰疏寵於前聞有命昕庭併追榮於內助
誕敷忱施式表流光具官李性傳祖母某氏端淑閨儀
肅離婦道敬夫以賓禮宜室宜家教子以義方惟忠惟
孝果秀鍾於國棟茲妙幹於天樞宜膺望郡之封丕衍
漏泉之澤歆於時命惟乃之休可

李性傳父追贈制

勅樞臣簡任並追三世之榮綸寵誕頒丕顯一經之教
時惟舊典光逮幽宮具官李性傳父某夙縕儒珍蔚為
世瑞考學殖政經之懿驗民庸朝績之間權尊信史之
家傳功在南邦之廟食春秋可信日月何傷朕不惟其
官而惟其人幸亦有是父而有是子肆登密宥宜大顯
揚爰陞宮傳之尊以侈邦休之盛歆予時命裕乃後人
可

李性傳母追贈制

勅晉用樞臣丕顯前修之善渙頒綸命併追內助之封

其表流光以彰忱施其官李性傳母某氏柔嘉維則淑
慎其身時作合於名門天祐生於英嗣敬隆賓禮有陶
親剪髻之風教尚義方得孟母斷機之旨雖榮養莫酬
於三釜然顯敷增賁於九泉茲陞宥府之華宜錫大邦
之贈尚其不昧庶或時歆可

李性傳妻追贈制

勅簡用樞臣溥錫褒崇之典載嘉閭範俾酬伉儷之思
魚軒莫賁於生前象服載加於身後具官李性傳妻某
氏毓慈華閥作合名家冰玉閨儀動弗渝於賓敬蘋蘩
婦職曾不逮於夫榮死生契闊之難忘光賁幽冥而如
在既久正小君之號茲宜加大郡之封尚其時歆服此
休寵可

李性傳妻追贈制

勅擢登樞輔載嘉內助之賢申錫綸恩俱懋追遠之德
後先如一優渥惟均具官李性傳妻某氏孕淑名家來
嬪哲彥鸞膠既續謂偕老於暮年象服是宜又溘先於

朝露屬求爾儷進秉密機爰加大郡之封增重小君之號尚其不昧庶或時歆可

杜範曾祖廷臣追封制

勅渙揚廷號晉陟哀台顯冊昭垂禮莫先於報本曾規具在恩爰重於追封疏此寵綸光於幽窆具官杜範曾祖廷臣德潛弗耀慶積有源詩書一脉之延洪勲業三傳之彪炳惟忠惟孝用勵相於我家自本自根茲顯揚於先烈式叶孫謀之慶爰躋公保之榮尚其時歆服此

褒卹可

杜範曾祖母追贈制

勅冊拜大臣式叶曾孫之慶國有令典並追祖妣之榮爰錫明綸以光幽窆具官杜範曾祖母某氏儲英華閥配德名門蘭蕙同芳期暮年之偕老蘋蘩盡職遽朝露之溘先幸其休遺於後人副此眷求於碩輔絲綸誕播進以望國之封松栢有知歆此殊恩之被可

杜範曾祖母追贈制

勅冊拜大臣丕渙前聞之美國有令典併追內助之榮
優渥無私後先如一具官杜範曾祖母某氏柔嘉維則
淑謹其身宜室宜家粹然懿行維忠維孝教爾聞孫屹
為社稷之臣進秉鈞衡之任報本反始既久正於小君
揚光發潛宜亟陞於大國尚歆明命益裕後昆可

杜範祖母永修追封制

勅念爾祖德素深積慶之源貽厥孫謀允藉秉鈞之力
其疏顯渥以賁幽宮具官杜範祖母永修譽藹鄉評才遺
世用軒冕等閒之外物不在其身詩書一脉之家傳克
昌厥後有是間生之彥副予爰立之謀出丹禁之絲綸
宜陞公傳望赤城之松栢祇服愍章可

杜範祖母追贈制

勅誕揚廷號進陟鼎台論世知人仰沂前聞之美念祖
修德居多內助之功爰錫明綸以光幽窆具官杜範祖
母某氏鍾賢華閥配德名門蘋蘩嚴婦職之供蘭蕙藹
徽聲之馥天扶善念世挺聞孫漢相登賢已正小君之

號楚丘更畀其陞大國之封可

杜範父友宣追封制

勅渙號明庭晉登碩輔爰立作相聿新四海之瞻有聞
過庭丕顯一經之教天匪私於報德朕豈靳於追榮具
官杜範父友宣道重丘山忠存畎畝潛德弗耀遂遺明
月之珠積慶有餘上動蒼旻之監屬時英嗣為國蓋臣
茲誕布於制麻俾晉持於國柄報本義方之效益大顯
揚加恩公爵之封尚欽褒卹可

杜範母追贈制

勅鴻鈞氣轉具瞻漢相之登鸞誥恩加載錫陶親之服
爰頒顯冊以賁幽宮具官杜範母某氏夙奉姆儀能執
婦道敬夫以賓禮宜室宜家教子以義方惟忠惟孝積
行累功之培植調元贊化之顯揚寸草春暉永感昊天
之罔極焄蒿雨愴允懷濃露之重沾尚其時歆服此褒
卹可

杜範妻追贈制

勅冢宰率屬掌治式孚命相之賢夫人積行累功宜渙
加封之號徽恩誕錫懿德其光具官杜範妻某氏婉婉
聽從溫恭淑謹能勸以義閔君子之勤勞不惟其官望
名臣之事業為今日上台之地慰生平內助之功象服
是宜既久正小君之位鵲巢所致爰峻陞大國之華可

陳韓父孔碩已贈宣奉大夫可特贈光祿大夫

制

勅涓吉中辛歲儀宗祀神祇祖考已孚來格之忱內外

臣工溥洽順成之慶迺睠從臣之均佚載嘉名父以追
封爰播明綸以光幽壤具官陳韓父孔碩稟資曼絕志
節媵修師友淵源所從來者遠矣典刑氣象今罕得而
見之於中存至正大公所至有蕙政嘉績宜生賢於盛
代屹為國之重臣忠孝一門輝華再世肆受釐於宣室
宜加畀於幽宮晉陞二品之聯益大一人之慶尚其不
昧庶或時歆可

陳韓母淑人田氏可特贈永嘉郡夫人制

勅惟秋季月涓日中辛五室九筵丕闡明堂之祀百僚
庶尹悉均惠澤之沾旌爾前聞光於內祀具官陳韡母
田氏孕慈華閥配德英儒賓敬弗渝且暮年之偕老義
方既效遽朝露之溘先死生契濶之難忘悽愴追思之
如在母貴以子爵眡其夫廼睠東嘉為今上郡茲厚追
封之典永孚報德之休尚其時歆服此華寵可

陳韡繼母淑人鄭氏可特贈永陽郡夫人制

勅合宮歲祀慰神祇祖考之思宣室受釐旌內外臣工
之孝母後先而如一福錫歛以惟均具官陳韡繼母鄭
氏孕淑名門來嬪哲彥閔勞而勸以義不替珍鮭之供
相敬之禮如賓何嫌膠鸞之續睠時英嗣為國從臣恩
沾均佚之餘禮重追封之典瞻彼南譙之奧壤實今東
楚之上游茲誕陟於褒崇示溥延於優渥尚其不昧庶
幾時歆可

趙葵祖崇追封制

勅稽古彌文對時大享奉幣陳潔俎潛孚報本之誠下

詔頒舊章庸沛漏泉之澤乃睠輔臣之忠蓋聿追祖考
之褒崇爰示贊書以光幽窆具官趙葵祖母棠學窮聖與
譽振儒英善積慶餘閎閎聲光之自始源深流遠子孫
勲業之相輝再傳密副於樞庭均佚暫恬於家食茲明
裡之既舉宜寵數之再加昔懋顯揚嘗領東宮之傳今
加優卹爰陞左棘之孤尚其有知歆此無斁可

趙葵祖母追贈制

勅登賢宥府爰疏寵於前聞有命昕庭并追榮於內助
誕揚隆施式表流光具官趙葵祖母某氏端淑閨儀肅
雖婦道敬夫以賓禮宜室宜家教子以義方惟忠惟孝
果秀鍾於國棟茲妙幹於天樞宜膺望郡之封丕衍漏
泉之澤欽予時命惟乃之休可

趙葵祖母追贈制

勅維秋季月諏旦中辛展采總章既順成於天慶受釐
宣室爰誕錫於臣工睠予近輔之賢追報重闡之德其
加異數以賁幽宮具官趙葵祖母某氏孕淑名門來賓

英彥婉婉聽從而著德溫恭惠淑以謹身生子生孫果
相先於勳業惟忠惟孝信俱謹於朝廷矧惟副樞筦以
運籌帷亦既有爵位以昇祖妣恩徽未艾已久正於小
君禋霽誕敷宜晉加於大國尚其不昧庶或時歆可

趙葵妻追贈制

勅宗祀明堂昭格天臨之鑒予有大賚併疏漏泉之恩
爰示睠於近臣悉追榮於內助具官趙葵妻某氏柔嘉
維則淑謹其身賓敬從容閔勤勞而勸義閨儀雖肅致
爵位而起家政期偕老於暮年奚謂溘先於朝露茲惟
大享載飾彝章撫寧郡之舊封既驗鵲巢之效渙長沙
之新渥載昭象服之宜尚其熒魂歆此褒恤可

欽定四庫全書

棋枰集卷八

書

白左揆論時事書

宋 徐元杰 撰

末學晚生身在化治前日擬再造潭邃傾瀝所以燕厦
之私偶久病喘值此雪寒變作痞疾坐是惟有形留神
往而已仰惟景運時開真儒大拜積陰之久瑞雪朝飛
甫 宣麻紅輪舒彩益晴光者數日此可以覘世道福

矣然連日外間妄論云云天又為之陰雪此在聖上固
有定見未必如是加以都人惶惑又謂楮將易新故物
價穹而楮直損不可不斟酌為之曉諭恐傳播愈遠適
為幸災者乘之則國計所係非輕先丐鈞念某前日面
承鈞旨下體菲葑以搜訪人才為先務仰見開誠布公
垂福世道者如此顧惟某生長窮鄉交游不廣所知之
者惟得之於衆如李韶之耆艾骨鯁如方大琮之文學
氣節王遂徐清叟之議論激昂吳泳趙汝騰之詞翰稱

職其他如湯巾明朱氏之學黃濤奏穎川之寔劉應起
負敢言之聲陳昉勵難進之節黃朴李昂英之直心正
氣而久寘閒散楊棟黃自然之民庸藹著而未加收召
凡此者皆海內士論之所屬物望之所歸至若班朝之
彥雖未能盡識凡平日之所訪聞者如丘迪喆陳詹陸九
淵趙隆孫湯中葉夢鼎畢允升葉夢得陳協趙時煥柴
夢規游燭諸人皆有直氣每見其於職事間敢與長官
抗敢與大臣爭敢斥都司之不仁者也其他所未知悉

別又採訪以聞今天日開明之朝將為潛消陰邪之計
莫若早為陽長之圖泰之拔茅連茹以彙而進於此二
十餘士之外誠當克包荒之量拓馮河之勇更加搜訪
不以遐遺而後消朋比之私一正吾君以皇極大中之
道庶幾交相維持乎君道之正洪範九疇之叙凡關於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者日日參酌而修明之某受知既
深日夜念此力疾藁恐惟是識見未真狂僭所及惟大
丞相矜其愚而亮之幸甚

白二揆論時事書

聞諸伊川程子曰古昔聖王之君天下也治之而爭奪
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又繼之曰不先天而
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至哉斯言蓋謀人國家者不可一
日而不講也矧今天啟休明朝登碩哲周召夾輔民具
爾瞻舉國欣欣然望太平之日有然以千載所難得之
嘉會當為一日不可緩之令圖古者堯舜之世其知在
急先務其仁在急親賢今旁招俊彥東用名賢固已彬

彬而進然分布內外之士貪廉不可貿亂賢否不可混
清遺逸疎遠之才不可不汲汲於搜訪使之拔茅連茹
起赴泰之會此今日最急之先務而知及仁守所當早
加之意也夫古者治民而爭奪息其化流必自近始今
畿甸之近寇竊縱橫行道往來之人或多震怖不可嚮
邇江海魚鹽之利皆權門勢家之竊據而乘間伺釁以
誨盜納侮者充斥於蘓秀常潤之區國法不存奸民爭
利偽會莫禁祇見夫楮直之日虧銅錢浸消幾盡於商

舶之外泄而况諸郡之郵置不嚴命令不可得而信邊
境之間諜不審虛實不可得而知脫有緩急正恐事至
而憂不若事豫則立之所宜速圖也然則治之而爭奪
可息非監司牧守責乎厥今邊疆之吏未必皆擇臺郡
所委未必皆賢州縣貪虐無所懲畏甚至巡警之責或
養寇以漁其利者亦多矣况自清野之令行而屯田無
所施自戶版之籍湮而差役不以等自鹽法之屢變而
高賈日以困自牙契之拘收而公私為之傷自義米之

卷八
揜留而凶荒無以備長淮千里民無還定之期浮江而南家有愁嘆之苦有司虐取不一而足甚而未嘗調戍而軍期為之峻征所至旱傷而守令不以實告民怨鬱結長此安窮根本內搖釁隙外啟僮不道之以懷生之樂寧保其不懷等死之心愚恐吾國所憂不在邊疆而在簫牆之內也今欲開之以生理上則有朝廷之責下則有州縣之責何以言之鹽法不可不還權務牙契不可不還常平義倉不可不還州縣此朝廷之責當勇於

改圖者也屯田當審度地宜而詳為之經理版籍當揆究字號而善與之推排保甲當嚴切舉行先城市而後田野此州縣之責當謹於奉行者也雖然爭奪息而生養遂此所謂明政之舉也至若教之而倫理明則人心正而民經定矣竊聞夫師道立則善人多故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若昔舜命九官教民播種之後兢兢然慮百姓之下親五品之下遜急先命契為司徒使之敬敷五教而不容緩若皋陶五刑之明所以彌五教之所

不逮。是以任賢使能以致中興。詩人歌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蓋周道燦然，復興之本也。又歌曰：候誰在矣。張仲孝友，此又周邦論道經邦之所由來也。矧今貳公弘化為世宗師，人莫不以孝友之風著於家庭者，稱之。今欲教訓正俗，興起人心，莫若蒐舉耆舊宿學之士，求其踐履之甚篤，講明之切實者，尊用一二，以為內外師儒之官。然後至於每郡教職，皆不可不謹其選。將使吾道浸明，士習丕變，亦豈無豈弟友恭之彥，自得於時文雕鏤之外者如是。而民俗之不變，未之信也。雖然，愚又聞成周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而至八曰：官計。蓋王國之官也。由今而論，則省部臺府實有當任其責者，故朝堂會議，責重於都曹。其濫員曹屬職，不能舉當在罪典，姑請汰去，俾守本職，別乞博采時望，精選材實，以稱是任。此都曹之職當遴選也。然至於堂之曹胥，莫非王官之秩，今乃罕知祖宗典故，實嚴於考察功過之都曹，甚至簿書期會，皆渙散紛

亂而無考籌惟機密亦彰灼播傳而莫禁此非一日之
故也某等乞自今日凡治王國官府請鈞判責都曹之
曠怠凡舉簿書期會許都曹覈吏職之稽違夫如是則
職有所揔責有所分而體統正矣則夫運化鈞於上者
惟曰大明慶賞刑威以詔廢置予奪之使簿書期會獄
訟錢穀甲兵之事莫不悉分任於省部之職守必也精
選其人各當其任則或可以治財或可以治兵或可以
總計要使朝無倖位官無失職如此則邦國都鄙之治
舉矣而今而後凡漢王吉長策之奏蜀諸葛孔明出師
之表可不為今日陳之乎公道日以明國典日以揭天
下無不可為之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
雖大國必畏之何憂乎國計何憂乎敵兵是意也人皆
能言之豈非大丞相所素講明者乎某末學疎庸叨恩
超躡誠念幸得遭遇天日開明之時道揆端凝翕乎人
望中外方傾心企足以竢太平之效用是拳拳愛助輒
獻野芹情切辭煩自速罪罟惟大賢容人而矜亮之

再白左揆論時事書

初四日謁政府游李二公相與論及才難又兼連日聞上每每思山相之有材不但御殿言之講筵間亦言之不知幾遍矣往往皆謂邊處方殷累日憂形玉色若有頗悔作新之意此則某廢食忘寢為之涕零也是以程中書胡察院所奏或以今為太遜或以今為避權某正恐豈無他人因此曲為山相地者適聞集賢已奏樂凱但不敢數造面言區區愚忱竊謂稍欲寬上之憂莫若

疾速催趣趙同知來坐於政府庶幾緩急頗為可恃上亦當必遽興有材之思大丞相以為如何某適又聞畿近流民奔散四擾盜賊所在縱橫加之都城夜寇彌滿此皆可慮今茲所患實在乏材四方延頸日日願除日久未翕副其望豈以天下如此其大終於乏人哉區區謹瀝血誠具劄申悃欲望鈞慈先宥某僭躐之罪早與集賢商量速賜審擇錢穀甲兵所委之人與夫部使者牧守之寄日下陳奏乞聖上降旨令執政侍從兩省臺

諫公舉内外文武臣各若干人等第推薦仍令結罪保舉見之賞罰然後白公朝參酌審量而用之兼某歲晚奏劄貼黃乞置文武官簿籍已得旨意依及所乞照藝祖禁稱恩門門生之類皆沐矜允施行至今未見吏部條具此亦不可緩者某適又借得一本達賢錄乃前賢薦士條例併此繳納以呈欲乞鈞覽詳某此簡并劄中愚見併賜轉達集賢伏乞鈞照

再白左揆書

嘗謂大丞相為天子之腹心公忠對越精密謀惟共扶世道惟懼無以副字內之望凡所差誤不遠而復可也一有疑似救於未然諉曰姑順某人之請世道謂何觀聽甚可畏也今聖上作新大化任賢各隨其器而必委心輔佐粵從爰立上應天和下協人望且每事虛心以盡下直世道一泰之機第適來隨衆叅陪廟論謂啟擬曹錫守無為上疑問之而大丞相對以有僚屬薦引不得

不奏某聞之慄懼無所措躬竊謂薦引非難用其薦者

為難然知其不可則痛絕之不一絕之雖至尊之前猶力爭也况其下乎邊郡何地今日何時某與克家亦何心先生謙柄尊光重於禁止今除目已頒使僚屬恐懼而已且某輩惟見其一第四十年矣昨為江山有可觀者前日克家以無為乏守求可薦者於某相與四顧頗歎才難謾以此商量告之大丞相惟用否如何耳茲聞訓語尚幸其人未必來命雖已頒然不可不思以處之况邊郡不可一日無人莫若取自鈞慈急就在近選擇一官權其職事蓋彼前此已有召命今在家居聞其有九十之親難以輕往少頃丐祠之請亦無痕跡也所謂選擇權攝斷不可緩靖惟某不肖叨恩稠重忍負化鈞蚤夜憂時心切苟可誦所聞告諸君相者不以身事計也恃大丞相能察其心耳不然何所逃罪亟抒真悃惟大丞相亮之

白二相論時事書

末學小生叨恩稠重辱在一陶埏埴之內拳拳忠愛動

息靡忘矧當聖化作新朝綱振飭舉世傾矚以需平治
之效然羣臣雖召而事任未周公是雖明而觀聽尚鬱
是以錢穀甲兵之事日至廟堂每嘆未有叶心經理運
掉之才監司郡守之選多缺其人未有能副周咨蕃宣
之託况乎邊遽之交馳將帥之未擇以至上闕玉食之
所甚憂人咸謂昔者之柄國所失病於專今焉之夾輔
所慮過於遜經筵既以是言之矣往往君心責治如飢
渴之望飲食人心願治如倒垂之望救解而廟堂之持

重謹審更相推遜俱莫敢專然今日之所最急者國用
方匱莫急於選掄任使以寄幹旋調度之司外患方殷
莫急於搜求勇智以課攘刦捍禦之效二先生天下之
大老中外翕然傾心焉亦既皆虛心無我以來天下之
善同心輔政以共天下之功上眷亦既如一而國事有
不容緩某人可辦某事某材可任某責某帥可當某方
面或進某以尊朝廷或出某以衛邦國或分委以任某
道皇華之重隨材器使捨短取長功可使也過亦可使

也廉直可使也貪詐亦可使也時在廟堂會聚衆士參酌審訂立定課程每日考覈而用之不過用之各當其所謂宜日下審處如抹頭然豈可悠悠坐待不覺歲月之虛擲凡若是者計皆大丞相之所深憂而天子之所不得怡者也不特要路以是言之不特同列以是言之舉天下亦莫不以是言之及是之時汲汲圖慮懇懇講求使材能智勇參錯中外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凡布除書必孚羣望事任既皆有屬中外可保無虞少或遷延

緩不及事此其蚤夜所以隱憂而言之不覺涕零也區區之愚欲望鈞慈惻然時艱亟務弘濟請自日下為始照已分日當筆凡在朝在外除日斟酌劑量隨材擬用更互呈稟而後奏聞或決擇未下則叅諸近臣之賢而審訂之各求以濟國事如是而後日日契勘在內得若干人在外得若干人在邊方得若干人孰治甲兵而可以課其驗孰司錢穀而可以顯其能孰捍外侮而可以旌別其膽略人材以用而後見智識以迫而後精全在

夫奮勵有為而已

與袁右司書

某仰承眷予之隆輒瀝憂愛惓切之悃某疎愚晚生竊第過分動息凜凜折當何以糜捐於他日雖此惛疾偷生每聞時事之難處不翅已事之深憂况於事變不齊日甚一日之難乎猶幸江鄉連年小稔略得少舒憂顧故朝夕天香惟切屢豐之禱屬聞閭巷老稚相語近日制閫下買木之令將以為邊防排叉樓串此軍期也不

可一日緩問其數合江東二十萬上饒一郡一萬五千其徑寸則尺以上至尺五如此等木他處未知有無鄉間何以有此近年有司科造上供船及和糴船沿港二三十里間悉童其山茅葦相望忽爾薪炭踴直倍於往時蓋近市無採樵之地已數年矣執事必深知之今茲市木出於朝家之不得已然區區之愚竊謂事之體勢當論可否不徒徇時之緩急今江左為立國之地而兩淮為之藩籬故御外者必深於理內凡可以培固根本

者靡不用其情茲蓋國家素所審重者故凡為士自幼
讀語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程伊川謂推之天下亦不過如此今茲春種方興胡為
不審度時宜乃輕出令今九州四十餘縣徒責其所甚
難處之事繁費橫擾田野鼎沸公私皇皇三春東作丁
壯就役氣步弗準疾疫徧延救死扶傷之餘田菜多荒
未加墾闢猶賴今歲尚有閏月更可補一月工夫忽傳
市木之令人人駭視家家涕零傍港數十里間既無木
之可採惟將採之遠山窮谷不知幾夫可運一木幾日
可至瀕溪幾月可至大江之間况山州灘流淺狹難載
木堅不浮有司惟日督辦九州一日之內不知打了幾
千頓棒田野之間不知幾千家慟哭又聞期限只在春
夏之交秧畦方成徒木所過率皆羊腸丘塋所損可勝
計哉况木數之多木徑之巨必難強其所無前歲秋成
之役陸運和糴只米擔之夫爾道路克塞往來挺刃交
迎將校又皆無識儻非仁人開藩善於區處倉猝之間

幾於激成大變某自聞此今日夜寢食俱廢又以姓名
凶惡不敢上書廟堂每念受國大恩絲髮無所補報今
茲目睹田間之嗟泣又念邊備之警嚴方春農事二者
俱重心惟權度當揣其彼善於此者莫若擇淮鄉有木
度多寡去處作急計置不必厚取徑寸不必過責堅剛
惟以置堡於要衝為當先惟以挿柳於春月為當務若
排串則護堡柳於未成若淮鄉木少則度宜而專求於
新安廬阜多木之鄉是特彼善於此之策也今日上策

理內御外莫若公任賢使能之道力信賞必罰之政持
以定力備邊禦戎屯田置堡而急於擇得其人爾否則
因仍比年積習輕率舉事不聽規諫終憚改作無以權
衡而救過姑舉其概楮幣極矣鹽法壞矣邊禍慘矣守
令多輕畀州縣不可為矣幸天私我邦併福我大江以
東之區名賢登朝可以推風昔力行好事之心密贊廟
謨而審處之公私望賜不翅饑渴之望飲食不翅倒垂
之望救解往年盜賊半天下耗國殘民甚矣然人心尚

依依日望其更生天命尚眷眷數形於譴告去冬之雷
今春之雨亦可慮也吾君吾相夙夜畏天之威救民之
命續迓宗社靈長之休不可以時事為尤難不精思所
以處其難也其他無告處前日已告鄉契舊韓達尊必
沐矜亮其愚有以宛轉江左為立國之地根本深為可
憂况使民以時若此大役雖秋成後不可輕舉况春種
時乎設此役不改何敢望秋成今凡事多致天怒尤當
思所以感召和氣通國望稔舉天下寬多少憂惟執事

亟圖利之

啟

及第謝丞相啟

南宮奏賦已不逃揚糝之譏北闕登名復有甚積薪之
媿退省僥踰之過分端由造化之嗟枯敬贄瓣香爰緘
尺牘伏念某嬖姍百出艱苦半生勉焉加篤學之功求
以為進道之實窮理致用父師誨誘之諄諄修身治心
蚤夜持循之汲汲非止為利祿計要不辜天地生娛侍

家庭粗得事親之樂羣居里黨嘗玷拔俗之稱深惟苟
脫文墨之中則亦期為事業之地韓昌黎屢屈於唐選
無患有司之不明賈洛陽獨右於漢庭猶病少年之太
銳方一札重賓興之申飭俾四方來學術之邃深欲其
該此理之精微足以定終身之根據用是三獻而後售
幡然一鳴而皆驚屬吾皇御宇之八年侈盛世臨軒之
再策光明緝熙之聖學渾乎卓冠於五二本原功用之
常談何以仰禪於萬一蓋治法有不離於道法惟誠心

則能悟於上心不揣瞽言冒通宸聽班先鼈首慙無晁
董之忠規識冷龜山敢繼汪劉之遐武捫心知自拊已
奚堪茲蓋恭遇某官道貫乾坤量包溟渤踵伊用之盛
軌兼姚宋之全材嘉定紹定之規模相業始終之如一
越國魯國之功烈家聲先後之相輝以一身過萬變之
衝任千古所獨難之事引君當道報國惟賢自一秉於
洪鈞已九書於黃牒凡中外材能之衆知範圍埏冶之
歸遂得微踪猥叨誤渥某敢不懋加激勵圖報選掄語

王曾之平生初不萌溫飽之志建子陽之長策庶永懷
遭遇之榮嚮德之私有言則淺

賀丞相除太傅啟

竊以帝師避寵公傳加崇執勲臣不自滿之心抗物表
所難窺之識鄧禹以元勲而拜適當炎圖復振之餘周
公由夾輔而升有俟姬室太平之盛蓋位上公者固優
於上眷而志極治者無意於極榮用能陶海宇之安恬
亦可律臣工之躁競寸心皎日千古高風恭惟某官許

國公忠靖邊勲烈心勤勞於夙夜手旋轉於乾坤一謀
慮一弛為有鎮靜而無可乘之隙大變異大拂亂坐消
弭於不動色之間上謂無官之可酬久俟維垣之蚤正
冲遜流譽以元功退處於罔功嗣續增光欲紹定齊休
於嘉定外以致百蠻之效職內焉期四海之透衡浸格
淳風乃嚴盛典然後與人主坐而論道庶幾佑烈祖於
以格天此皆大丞相之本心蓋亦古元臣之卓見爰中
立三公之位宜鎮居兩地之華德義可尊益懋相業三

十年之盛華夷咸服乞躋人間第一品之隆際天蟠地
以無前亘古窮今而未有某依身化地矯首鈞天奉千
歲之壽觴但切龜齡之仰祝載萬間之厦屋深慚燕賀
之莫前企嚮良深涓泐未竟

代莊文府賀丞相冬至啟

歷驗中星喜協新陽之動位隆上宰茂膺景福之來四
海交懽一堂胥慶恭惟某官精忠貫日盛德格天氣應
五雲丕闡調元之化景添一線密聯補袞之功江淮巖
護於風寒民物翕陶於春育對時受祉與國同休某猥
以近宗欣逢盛旦馳神潭邃愧莫陪珠履之塵寓敬緘
藤翼仰徹冰臚之矚深慚簡率倍切凌兢尚冀鈞慈俯
垂鑑察

賀知院冬至啟

序應迎長開兩間之生意道隆贊化集二府之殊休和
肇乾坤驩鈞夷夏恭惟某官至誠無息和氣與參經緯
武文喜添長於綵線權衡造化盍進掌於洪鈞茂對迎

長即登虛右某依歸有日邂逅書雲列炬環瞻阻遙充
賓之賀柔緘修慶少摠獻履之恭仰冀鈞慈俯垂鑑察
賀叅政冬至啟

斗杓肇指新一陽來復之辰台鼎密叅衍百福攸同之
慶朝廷增重夷夏交懽恭惟某官風采強朝冰儀肅物
忠存貫日宜愛景之添長德妙格天協慶雲之紀瑞茂
對寵光之錫遄膺虛揆之登某幸甚逢辰居多竊庇瞻
依數仞阻陪履賀之塵申飭寸緘密囿春生之意

賀樞密冬至啟

律應黃鍾式際復陽之長謀深紫府有開泰祉之來宗
社奠安華夷鼓舞恭惟某官精忠日貫令德冬溫任重
御兵備塞謹風寒之護憂深謀國履霜知冰至之堅妙
幹洪樞亟登揆席某猥塵近屬欣際昌辰數仞瞻前愧
莫躬於燕厦六符旁燭但仰徹於魚緘

賀京尹冬至啟

陽剛七日之來道逢浸長京邑四方之本化與俱新茂

對昌辰益隆睿眷恭惟某官儀端冰操德粹冬溫星映
文昌芳潤發揮於經幄日瞻師尹精明彈壓於神臯拊
黃鍾應律之辰階紫府持衡之地某逢辰何幸竊庇惟
多引脰賓榮愧莫陪於厦賀摠心箋敬但深切於旌飛
賀秀安濮王冬至啟

清臺占歷開一陽萌動之機朱邸對時衍百世本支之
慶陽剛滋長福履深穹恭惟某官望重麟宗眷深龍宸
為善最樂喜迎紅日之長大雅不羣允協黃鍾之奏自

天祐吉與國同休某猥與宗盟仰依宇覆壯懷善頌莫
陪賀厦之塵寓悃柔牋密囿生春之意

賀少傅少保冬至啟

律應鳳鳴新一陽之萌動德尊麟角隆百世之本支茂
對昌辰倍迎景貺恭惟某官班穹瑤牒眷重藻旒粹蒼
姬師保之儀刑有東平禮樂之氣象道乘浸長國與同
休某猥綴末班密依巨覆

謝范叅政啟

屢牘丐閒期便親闈之奉一麾誤渥迄知化治之歸竊
揣分以凌兢第傾忱而飛越伏念某丘園陋蹟泰華微
塵所抱弗宏每積僥踰之愧自知甚稔敢萌榮進之私
靖循頃歲之超升何有明時之補報及告歸而纏疾知
引咎以請祠方恬故業之尋驟玷專城之寄斗牛間氣
昔稱鐔浦之名邦刀劍成風今染潢池之金習吏猾尚
紛於蠹倖訟端交肆於鼠牙民罹饑饉而困於凋殘軍
無紀律而參於驕橫林焚澤竭奚堪賦歛以求工錢乏
楮輕尤懼秤提而未效數弊莫支於毛委一身如救於
頭然矧是疎庸若為稱塞茲蓋恭遇某官端凝山立沈
靜淵涵天工其代以人必欲庶官而無曠丞相而下奉
職尚思共理之惟良敢云拔穎之蹤竟累噓枯之巧某
揣量非據刻厲愈深潔已雙溪願竭洗手奉公之報皈
心萬茫無非鞠躬盡瘁之時縷縷所陳拳拳莫罄

通方漕啟

掃執冰溪久起敬舍人之樣參臺建水行依光使者之

華謬分符竹於偏州喜奉教條於廣漕禮嚴事上書作
恭先恭惟某官溫醇華國之文明邃格君之學力量擎
天之一柱嫩漢化之初更規模渡水之孤舟雅車山兮
未出蚤鷺功名之轍立參英雋之躔紅蘭香閣之望清
紫界宮墻之勢絕正色處得言之地危筭輸憤世之忠
鳳池彩筆之批動羞側媚螭陛書絲之立論必直前非
及天命人心去留之機則涉國體人倫關係之重惟知
骨鯁以救時病誰能首鼠而取世資宜於橫翔急以勇
退想在更生之畝亦攢杜老之眉是欲澤民可宜歛惠
屢傳未信難闕藩符一寵固殊迺臨鄉部惟動諳於深
弊斯具適於時宜沛然舒一道之利源陰以壽八州之
命脉閩人就為轉運已追四諫之風流中書請併樞司
更看一堂之宥密某學非知體才不逮心木天粉戶之
間甚慚儒素行使黃堂之上曷稱侯麾聖主恩深書生
技短郡計凋零而預憐搏手縣輸挨積而未易疾鞭芘
非得於懽顏窘必形於初步心傾指教行窺山斗之毫

芒地近趨承坐借川雲之飛泳編摩字淺皈倚意深

通曾提點啟

紫綵揚庭繡衣提庾鷓行重望為民瘼以一來驛轡先
聲瞻星華而多善霜凝劇部風動列城切以常平使者
之尊莫若本朝官制之重自景祐以後或分隸漕憲之
司至紹興以來乃併領茶鹽之職雖隨世更張之有異
而量材任用之必公故十科可以得人在八使已云非
古必擇謹厚端方之儒者始知源流本末之事宜所以

明時亟煩良吏仰惟某官道尊德溥仁熟知融四十圍
古栢昂霄孤標挺挺九萬里雲鵬運海壯翼飄飄才名
則賈君三虎之高地位則卞氏六龍之貴不緣人助能
結主知大郡承流人比黃次公之牧養中都職帑自膺
趙文子之薦敷平登朝郎之班謙處穡臣之佐容臺議
禮悉出鴻儒匠監飭材一新雉事洊屈贊地官之政實
為升法從之階屬分蕩節以觀風即駕輶車而行部方
醯法久弊而貿遷重困至民賦愈朘而雕瘵莫蘇屈公

此來乃上之意要觀敏手少究閎模發廩濟時非但為
吏民之久望秉鈞接武行將問錢穀之幾何某疎窳微
踪迂愚末學久稔種學績文之譽徒劇崇瞻忝備飛書
走檄之員將諧快睹首被榮緘之貺敢修慶犢之恭恭
惟某官道富淵源詞深根柢棘圍較藝桂得月以長香
楓陞奏篇松帶霜而愈勁可盡攄以遠業何未快於亨
衢南昌梅子真雖已假一軺而言事藍田崔斯立尚須
對二松以哦詩第恐長材終難小用行踵中興之盛事
遄參大政於明時某贊畫無庸依仁有幸昔願識荊州
之面今獲聯士會之僚蓮幕事叢常有曠瘼之懼槐庭
詠暇願聞教告之忠祈望之思敷宣罔既

與王實齋啟

某春間率爾附贅尊嚮之忱伏想已經書月之照繼此
埋頭小選日困塵紛浸缺嗣敬想望道德典刑之懿每
歎於人未見實齋何以自祛鄙吝拳拳韓仰夢寤以之
時方多故無競維人耆儒鉅人國之著蔡也顧猶歛惠

千里袖手碁局之外不惟蒼生渴膏澤之望後輩無先
覺以爲依歸又何所觀法以自見某來此深懼庸庸碌
碌隨風愒日慚負夙知甚欲亟請一麾或為南來圖拜
席間函丈之地夏初不量末學上恩過誤俾廁講筵尤
深負乘之愧早夜兢惕莫知所以稱塞之萬一區區惟
掇拾先儒已言每每於求心持敬粗澀淺陋然幸專講
魯論一書上亦熟於文公之舊注第惟空踈不足以當
是任匪伊決請外矣前此惟實齋矜念因風不鄙送之
以教雨一溉之潤謹當涵泳厥旨推以告上矣邇來浙
右亢陽甚闕玉石之抱在宮庭間數為露禱凡於寬民
力處亦甚留念至於任人振淹拔滯所當開廣意度者
每勸上與大臣亟圖之然揣輕微未易感格故久在茲
選則愧恥積矣執事何以啟迪之旦旦以俟

回南劍權守陳倅啟

千里承流就借監州之重一麾誤渥乃徼交事之榮辱
置鯉以先施愧問鴻之落晚恭惟某官器資凝厚問學

淵淳氣攬地靈望重三山之人物文攻時病名高六館
之後游天葩甚芬地芥早拾炳師宗於多士徧模楷於
四方讀桃源之記曲江之文儒風翕變挹蕉山之雲平
海之水教雨旁流早通籍於金閨盍遙班於玉笋謂即
烟霄之凌厲復拘雷邑以佃翔牛刀肯縻而芒刃不傷
龍山嵯峨而尹瞻猶聳尚迂驥足屈貳龍津仲舉清名
題坐輿而古可作矣子簡敏手攝州事而利孰大焉不
妨和風月分破之詞豈獨興海沂既康之詠棠陰綠處

猶凝寶氣之祥芝檢頽初倚踵玉堂之武某分甘置散
技斷無他忽驟畀於竹符又躡承於瓜戍雖天子俯憐
其親老而書生深懼於才疎幸矣得賢屑茲假鎮遂舍
合龜之契式諧睹鳳之私却行求及前人預包羞於血
指舊政必以新告當取則於伐柯嚮往惟深鋪荼罔既

回楊喬倅啟

耽玉水寬閒之野敢覬承流企鐔津關決之賢喜將聯
事愧未遑於初贄乃忽枉於先施欽佩柄謙榮增圭復

敬惟某官天台間氣冰壑清標粵高慈恩塔之名久喧
洛陽紙之價種德番江之李掾司文熊耳之芹宮諸公
之墨剡瀾翻萬里之丹霄梯穩郎峯氣韻清入彈絲昌
國園亭暇添種柳贊婉王人之畫題高長史之輿實試
功深虛懷眷切果渙十行之寵遂躋六院之榮要路在
前急流俄勇枉赤城之仙旆來駕星屏騰寶劍之祥光
即班天陛寧久寄劉賓客風煙之興已飫聞王海沂邦
域之謠公其歸兮國之福也某無他妄想甘分索居誤

膺符竹之分又躡葵丘之戍雖天子俯憐其親老然書
生深懼於才疎幸通刺之名賢賴同流於聖化尚篤斷
金之好庶增聯璧之華尺素馳書坐負先風之愧一燈
共績行分良夜之光皈嚮深深編摩罔既

回王司法啟

持平三尺之書暫淹步武參畫諸侯之幕行挹光塵先
貽藻翰之施祇佩蘭馨之好恭惟某官學粹然而出正
才卓爾以不羣文章天成笑孤鶩落霞之締繪氣節冰

金史四庫全書 卷八
凜繼茂林修竹之風流振翮明時蜚聲王路此日少試
麴蘖之手他年宜快雲霄之程回翔胥領於墨曹深培
偉望詳讞必公於丹筆多積陰功不妨詠官舍之梅誰
敢犯參軍之仗臺府易逢於知己郡邑寧有於冤民權
衡無私竚奏平友之最絲綸沓至趣歸要近之班某何
有才名偶塵儒級濫領泛依之數曷為毗益之功祥刑
喜際於英流聯事幸陪於芳躅親仁伊邇預深闔懌之
私陳義甚高願篤寅恭之契情之所嚮言則奚殫

回權交代司法啟

掾曹乘逸興惟時趨班見之行幕府喧雄材何幸記交
承之契方飾柔絨而致敬忽先華翰之贈貽不敏謂何
寓言愧甚恭惟某官擢英文苑騰價席珍修為皆日用
之常講貫得家傳之正如斯學力玉成風骨之端凝所
以儒科表出聲名之赫奕材以用而後見志隨一而可
施威部初臨奚意收功於綵捧刑曹再試悉心據古之
金科不即人而人自即之欲行道而道必行矣翕爾見

知於當路暫焉借重於元僚獨精敏以蜚英穩薦敷之
溢格金閨步武少須通籍之華玉峙丰儀竚勁立朝之
節某受質弗穎涉道未涯於羣居素習之時盡學者當
為之事偶塵誤渥方將遲次以讀書忽及戍期深懼鮮
謀而曠職幸甚有同寅之便懼然叨交代之榮不彼教
之其敢忽後塵之步自此升矣尚庶幾逸駕之攀矯首
情深揮毫語拙

回賴主簿啟

堯階類對昔嘗幸窺豹之斑毛檄衡文今始快翔鸞之
睹贈言葢稱佩德謂何恭惟某官秀出雩山珍儲瓊室
蚤定文場之光價茂揚藝圃之芳蕤其器大而信其道
之弘所得深而見所誘之小收摘髭之科第如脫穎於
錐囊名不論其低昂有異時之遠者官奚拘於大小顧
行志之何如雖矮屋不堪抬頭而當路翁為刮目况委
吏當聖人之會計且主書盡職守之勾稽賢轍茲來窮
鄉甚幸多士仰文星之莅止諸公嘆書月之皎然為國

得人宜受薦賢之上賞隨事稱職佇看策武於要津某
貌爾孤惻寂然榮望方待盡於倚廬之日荷寵錫以銜
袖之文褒揚既借於齒牙警誨又資於藥石半夜六丁
之來下恐難侈於珍藏終日七襄而不成愧莫旌於瓊
報其為銘鏤因既敷宣

回張憲幹啟

疏榮宸禁禪畫憲輶叱馭戒塗萬壑已增於秀氣諏龜
視篆七州交沸於懽聲凡屬帡幪實均慶抃恭惟某官

器涵粹玉文富良金門地高華夏絕王謝風流之舊性
天超邁沉潛董劉淵海之深想平時氣槩之所期豈當
世功名之難就纔騰芳於仕路亟宣譽於朝紳初筮司
關已奏庶勤之最再勞涉筆益加種績之功既操刀製
錦於兩縣之間盍鳴玉曳履於九天之上尚循故事來
佐穹臺綉衣專誅擊之威實資贊助丹筆致哀矜之意
均賴平反雖輿情願沐於深仁然偉士難淹於婉畫况
衰然舉首常居數百人之先則進此鵬程必在九萬里

之上大用則可近豹尾雞翹之峻叙遷亦宜陞鷓行鷺
序之華想坐席之未溫看除綸之已布某聞道最晚涉
世尤踈折丹桂枝歎取名之過分依紅蓮沼愧試幕之
無庸偶有機緣得承條來瑞雲五朶猥蒙珍翰之頒大
厦萬間行侈歡顏之庇其為欣浣罔既敷宣

答黃南劍自然啟

區區玩愒班行之踪入冬多病未遑扣便箋忱首沐華
緘開誦忻沃如拱色辭顧惟踈愚濫廁經幄陳善閉邪

粗守師言而已他無能裨於上心者前此瞽對劇懼淺
踈然聖主英明納約自牖又以漸開悟之最是趙克家
以宗賢力維國是范文正以將順而極正救之勞大勢
遂小回爾宣麻二相之旦瑞雪飛而紅日旋吐連霽數
日天意順而人心頗悅學校舉酒相慶士民亦如之但
杜游二老未易輕出已遣朝行中一二人往天台將旨
趣行然惓惓愚慮以為今日大勢如操弊舟於海濱漂
泊湊淺之餘敬傾撓撥正矣却要前後制柁有交任責

者與夫篙師棹卒之衆一一呼集則漸入洪道相度風
勢節節要人同心共濟可也否則未有誕先登岸之期
每每告上如此至於收人望以回天意定國本以綿宗
社使人心有所維繫言之不一言之次第將有感動近
日連得晴明上頗喜悅愚意恐其色動而懼心或寬前
日直前陳禮又以貼黃為人材士心之計謾錄拜呈幸
不彼續有以教之乃荷乃荷

回王支鹽啟

擢熬波出素之司鵬搏伊始忝依水泛紅之客鳳睹為
先首被榮緘併修慶積恭惟某官材雄時輩學懋家傳
門第高華相續簪蟬之貴性天超詣率由矩矱之嚴自
荐拜於宸綸盍橫翔於朝路暫司鹵務未穆師言莞庫
之士七十家即膺異舉扶搖而上九萬里行快修程某
猥綴郡僚獲聯官事先辱郇雲之寵復欣樂霧之披謹
衡石而記豐碑雖有慙於大手聚闕庭而建公議或可
踵於後塵慰浣之私敷宣罔既

回劉府教啟

闡道芹宮爰得戾西雖之俊克員蓮幕行修請北面之
恭首被榮緘敢稽慶積恭惟某官才由天賦業懋家傳
玩意周官說本孔門之正曳裾虞學名推夔冑之先早
登儒級之華小試民曹之劇果受知於上宰庸職教於
名藩屈十洲三島之神仙聊居領袖凡萬壑千巖之秀
異盡入範模先聲藹然後學喜甚第恐素孚於衆望不
容久遺於諸侯丹詔一封趣選班於鶴鷺青雲萬里行
快意於鷗鵬某黃卷窮年青衫試吏思邇禮樂弦誦之
誨洗盡簿書獄訟之塵欣聞賢轍之臨實出羣僚之幸
諸公登而廣文冷願勿歌工部之愁師道立則善人多
庶得與漁溪之樂拳拳粗列嘽嘽難周

回餘姚王宰啟

屈真才於製錦夙勤列宿之瞻贊未畫以泛蓮遂快景
星之睹輒修謝幅併叙懽悰恭惟某官學富家傳望高
時輩詩書講貫豈徒作紙上之陳言事業磨礪蓋可展

胸中之妙蘊甫升華於仕版亟喧譽於朝紳鶚薦交馳
既通金籍驥才小試暫紹銅符遲潘岳於河陽花陰長
畫借淵明於彭澤柳色生青自涓視篆之辰俱是鳴琴
之日吏民聳動父老欣愉佇觀聲達於堯天未許惠私
於舜邑絲綸一下促歸玉笋之班衣鉢再傳大振金甌
之業某聞道最晚涉世尤疎折却詵枝歎取名之過分
依王儉府慚佐幕之無庸已欣宿霧之披尤幸餘波之
潤遣督郵而至縣詎敢詒束帶之煩覩君子之愛人猶
得與聞絃之笑其為欣幸固既敷宣

回鈇山趙宰寄梅花賦為鈇啟

巡簷冷藥方思造和靖之居寄驛一枝過厓作廣平之
賦胸中勘破其魂骨筆下描盡其精神壯吾啟行為渠
言謝恭惟某官制行兩龔之潔為政伯夷之清月落參
橫雅奏已成於玉軫影疎香暗微吟不假於金樽悟無
極至太極之始形謂此花非他花之可比窮諧根本後
見形容欲使楚邊之癯翁頓入隴頭之清夢某丐茲馥

郁感甚慙懃看君桃李場中賸傳滿縣春風之信着我
松竹林下願堅三友歲寒之盟

謝留耕王右史特薦啟

偏州誤寵方增綵侍之榮都省薦人忽被袞褒之賜况
以未及門之小子胡然荷推轂於鉅賢得自不求感當
奚若切以舉才未易知己尤難識吳下阿蒙之竒殆非
一日携堂上駿明之手亦因片言似此游揚出於交際
曾謂無半面之雅不翅如平生之驩特借譽於齒牙諒

潛孚於意氣古猶罕見今人親逢伏念某賦性平凡學
殖荒落叨塵科級敢期動色於君王歷涉名途尤匪識
時之俊傑粵^游冊府至攝郎闈每思章句之小儒屢玷朝
廷之清選頃告歸而纏疾屢引咎以請祠置散投閒乃
其所志承流宣化拙矣奚堪政慙僥冒於絲毫况敢躋
攀於分寸素無介紹驟入搜羅不忍棄之道旁必欲出
於門下無洙泗之學烏知崇德之要端謂堯舜其君盡
在積誠之數語要挈塵埃之吏俾躋密勿之聯不亦過

乎何修得此種成桃李兼收三士之長微若菲葑亦預
一人之數靖言此舉不知從來茲蓋伏遇某官德盛而
量洪人今而心古養氣以直夙克孟軻氏之剛時來則
為自任伊保衡之重况屬時之多事難袖手以旁觀進
不隱賢忠於報主推擇所可推之士僉謂至公識拔所
不識之人尤凜高誼至今譔薄亦被品題某敢不痛自
揣摩誓堅操守觀以所主頓增疎遠之華學其為人敢
負生成之造謝丹所控染素難周

